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五目錄　續編

往行

毛紀　鍾千　王嵾
活佛　方獻夫　霍韜
楊時喬　章成　鮑承蔭
郁公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二氏後

前言

沈一貫曰昔佛老出而聖教湮韓子患之作原道譚者美焉獨惜其舍本而逐末無以袪學者之患也凡論道者不必大其言以求勝也吾與之較是非等高下而彼方曰惡乎是非惡乎高下吾以彼爲坐井而彼以爲纍空也鄒吷也恆河沙也是吾道終無自明也凡二氏之教屏聲色絕愛憎去妻子逃人倫以求所謂清靜苦空者至遠人情也其爲說廣大自勝至難喻也其爲致希夷冥至難幾也而世從之若流水則吾有以驅之也世教愈降先王之道蹩躠爲仁踶跂爲義澶漫爲樂摘僻爲禮竊聰明泊道德勞苦而功微厭棄而無當故含光混眞空虛一大之說得以入焉皆世儒反佐之之故而爲世儒者亦重自疑貳利其徑

約含實踐而求頓諳雖有高明且甘心焉賢智所惑愚陋咸趨此俗之
所以大壞也使吾與二氏若峻山之與深谿白堊之與墨漫舉目可辨
也何辨之爲而不知天壤之懸起于毫釐不遡其要領解其肯綮而欲
攻二氏之堅末矣故莫若反其本反其本莫若徹其中夫太極既判兩
儀斯分块北萬變流盪無垠雖鼓籥之大鈞罔久注而長存也而自開
子以至今茲如越旦夕意其必有夫淵然沈渟而不可竭者乎謂利貞
爲一歲之靜與金秋戰肅雨露並施曷嘗廢其覆載之用而養晦何時
謂向晦爲一日之靜與繁星終久霜露並下曷嘗輟其運旋之樞而入
息何所故人知天地之動而不知天地之靜也人知靜之爲靜而不知
動之爲靜也大圓在上孰迫而運運以無心大方在下孰布而凝凝以
無情天蘊其精地蓄其靈故日月爲之宣朗山川爲之淑清祥風協律
九穀嘉登苟失厥靜應忤施乖戾沴交作機不可掩故知靜者道之根
虛者應之府寂者學之始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
之謂也老者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不爲物先不爲物後以爲精神

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故其爲治過而不有應而不宰是伏羲幾蘧之治儒之所不廢他佛者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每以性善始于聞而無所聞始于無所聞而無所不聞性命之說尤爲近理豈遽與吾儒異哉其所以失者天下方熙熙然並生而教以出世此釋氏之所以蔽也世有升降政由俗革自堯舜不能爲幾蘧之行羲皇不能返大鴻之治而道家欲以淸淨寧一施諸翕張之朝噫難矣凡吾聖人之學始于身心性命之際而達于齊治均平之遠其繕性合天將以有爲也有爲者聖人之勞而天下萬世之所爲逸也二氏之學亦始于身心性情之際而返于無極無眹之物其繕性合天將以無爲也無爲者一人之得而天下萬世之所爲失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聖人與天地參見返天地之初也而天未嘗不享其利利窮天下而聖人方若沌焉濛焉曷嘗有滑乎其中此中道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彼二氏者

惟吾性之是求而視天下猶芻狗焉豈直天下視山河天地猶懸疣焉雖吾身亦風火焉丘井焉盜賊焉而去之惟恐不速是彼方不斬拘拘焉爲斯世也而世顧狗之也不已過哉孔子謂老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若老子其龍乎又曰彼遊方之外吾遊方之內內外之不相及也久矣今厠龍于人必不可治以方外孰與治以方內蓋吾道菽粟也其獲之也不難而利之也甚溥二氏藥石也彼夫內熱者饕以膏粱猶罔聞焉投冰蘗而起之則袪然矣凡菽粟之利溥則無論藥石藥之誠效亦無論菽粟菽粟之利併于造化雖有藥石無所用之故民壽則藥石可捐也道修明則二氏可息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陳于陛曰道者萬世之公也而人各狗其見以自爲方則其大用始裂君子明于至當以究觀衆論之得失是以支離漫漶者不足以病吾之眞也道之統紀自堯舜傳之周公孔子如日行于天江河流于地其孰得而湮晦之者惟夫世衰教微然後方術競出百家互勝若它囂魏矣

惠施鄧析之徒堅白異同之論行僻而堅言僞而辨倡狂浮游無所歸宿以其持之有見故往往足以譁世取寵賴子思孟軻推明正氣以覺悟當時所謂廓氛霾以重明迴狂瀾于既倒功亦偉矣漢之興也遷固二子以陰陽老墨名法與儒並立爲六家爲九流其舛戾已甚及佛氏晩出而其理彌近其辨彌熾蓋吾道不絕如綫焉自是以後則老佛與儒又並立爲三堅不可破而諸說者不能同矣夫道一而已自人之汎焉駕其說也分散而爲百又淩夷而爲六爲九至于三而不可破豈非吾道之不幸聖賢所深憫者哉故今之學者能闢佛老以昌吾儒而道術明于天下者然在昔韓愈歐陽修之流號爲豪傑亦嘗奮然攘臂與二氏角其言徒煩而卒不能勝者何也蓋吾儒之與佛老辨者不當斥其異而當求其同得其同者則其異者不言而解也儒之同于二氏者何也吾曰盡往彼亦曰見往吾曰主靜彼亦曰無爲蓋亦不甚相遠者然吾儒之道則欲統四德和七情敍五倫廓而充之以爲天下國家始于操存涵養之密而終于一體之公此所以爲知化立本經綸無所倚

之學也彼二氏者于父子夫婦之倫斗斛權量之制欲一切歸于無而其道固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則其所泥也當今之世議論稍涉于佛老人輒以反戈入室譏之至究其所以排逐二氏者又不深推其同異動則稱曰佛以寂爲名道以虛爲宗皆非大中至正之旨也不知吾儒所云寂然不動虛以受人者誠何物乎要之二氏之所可取者正在于此而其汗漫忘返卒以得罪名教者特以寂而不能通虛而不能應吾儒則以其虛寂廓然推之萬物耳然吾儒之學順而不失其中二氏之學逆而無當于用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空言無實者所得而議也今有人執此以令于天下曰彼二氏之說非盡邪妄也其葆性命全道德者則其所得也而遺去名教荒越倫理則其所失也吾知爲之徒者知二氏之得皆吾儒之所有而二氏之失又吾儒之所無將捨其術以趨于正之不暇而兩端之道其視吾儒猶爝火之于日月汙瀆之于江河孰敢居然抗衡而相爲盛衰也雖然古今之方術其放而爲百家淪而爲六爲九皆偏于奥窔不見純金與佛老無以異也是故吾儒之

道根于心以參天地育萬物衆技不能掩其說羣儒不能亂其眞吾懼
神聖之所以教人者闇而不宣鬱而不發也
張翀疏曰頃者大內之間禱祠繁興上而乾清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
廠等處或三晝夜或永日名爲吉祥好事修建不時傳聞宮中以此成
俗而又特于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賞賚逾
渥寵幸日密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顧假之宮闈修設之徒例
用緇黃之流而顧屬之內豎乎議者以先朝罪人各名下掌家管家事
人員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爲嘗試之計而陛下耳熟諂諛之言心遊
老釋之教不覺墮其愚弄曲奉淫誣親莅壇墠不以爲異流聞四方播
傳後世使陛下負奉道之謗蒙好佛之名太監崔文等之罪固有不容
于死者往年小人焦寧吳亮輩實挾此術以誤先朝殷鑒不遠殊爲可
惡茲復踵其故智上累聖德使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惑
于其說死于其人彼必以爲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搖愈肆奸欺凡
以中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羣邪傷太平之業失

四海之望其爲可慮不但一節一目小小虧損而已也倡此說者皆謂
聖人心明氣和而不知嗜慾勝則疾疹作昔宋太祖常問養身之術而
王昭素以寡慾爲先眞德秀進言于理宗以親賢爲致壽之道昭素之
言詞約意盡而眞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賓召康公廣王心
之詩旣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
者情慾易惑德性易移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
逢迎煽惑罔非物慾豈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道有德者以引之于前
而翼之于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泮
渙保身長世之道要不出于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闈帷
而其間一二人者號爲黠慧柔曼爲惑尤甚是怠于日講疏于經筵一
切私行漸多頗僻褻養愆度時見違和小人親見遂以前項左道上逆
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無已之欲于宮壼之間以荒淫
爲無傷而要難必之福于夷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月
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

段然曰載道者迹耳而迹非道寄心者事耳而事非心苟不得其神理而止求皺籌速省之爲工非趙括之讀父書則優孟之爲叔敖耳余覽三代以降高明之主不世值得一漢武宋眞未嘗不嘉其聰明杰出而未嘗不惜其擇焉不精迺至與庸君亂主同類而共觀之也蓋帝王與韋布雖不同其以天下爲一體者均焉八荒爲我壽域是吾久視之道成也疾病痛癢相關是吾布施之道成也乘化來而乘化往是吾冲舉之道成也無爲而民自化是吾戒定之道成也梁武曰朕造寺寫經有何功德達摩曰並無功德劉處玄理世宗召見問道玄曰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淸心寡欲黃冠羽化之術非人主之所學也以此知二氏之末流非但吾儒斥之以爲非卽二氏亦未嘗不病其爲小果爲下行仙也矧帝王肩鉅何如而可下同緇羽之流哉太祖取其陰贊王綱而斥其迹可謂高出萬古矣

于愼行曰元世崇信佛法釐正道教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悉焚毀之此世間一大快也信釋而

斥道要未爲大中之軌然謂道德經爲道家之宗而斥其僞撰則萬世不易之論也道之言有二其一服食修煉謂之全眞其術于長生久視神仙不死之說而不明于大道其一禁水符呪謂之正一則惟以齋醮祈禱爲法卽方士之術于老子之說均無與也而皆本源道德以爲宗祖使太上扼不白之寃歆非類之祀二千餘年一旦焚而棄之眞可爲李耳雪恥矣第不知所信佛法如演揲之術于西方宗旨又何當焉宋眞宗崇信道教則斥僧佛元世祖崇信釋教則斥道書皆非皇極大中之矩也必如本朝以大聖之教主持世法而兼收二氏以備方家之術如中原正朔統御萬方而四夷八狄拱伏効順上下森列不相踰越亦萬世無敵之宗哉

楊永祐曰內臣崔文周用田顯蔡秀諸羣小伺隙投間首倡左道蠱惑聖心建設齋醮官無虛日彼數人必曰爲陛下求長生之術而陛下以爲宮中事無與于朝政可無害也昔舜年百有十歲文王九十有七未聞有此秦始皇求仙海島不免沙丘之亡漢武帝比昵方士徒招晚年

之悔宋徽宗崇事道教當時王志老王仔昔林靈素等羣起而逑之卒召北虜之禍至今談者猶恨歷數秦漢以後之帝王事道教爲仙者誰耶不惟不能爲仙而保享太平于無虞者又誰耶

往行

洪武六年以桂彥良爲太子正字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彥良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

佛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刧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槁心開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止守之而無爲斯二家之所以然而然者其于徧盡者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漚荒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淸風搖水蟾影沉淵孰訊其

所以然耶且曩之玅也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著相而能耶無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爲舟千艘浮水巨連方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太祖高皇帝遊新菴記曰鍾山之陽有谷谷有靈泉曰八功德水不稽何代僧因水以建菴不過數間而已其向且未的然而遊人信士無春秋四季時時來往酌水焚香滌愆懺罪已有年矣朕自至此二十年餘每觀此地景雖佳麗菴將頹焉朕嘗嘆息蔣山住持寺者建菴以至于斯時前亡後化者疊不知幾人曾有定向而革菴者乎故空景美而菴頹一日暇遊于此有僧求布施于朕以崇建之朕謂僧曰愚哉爾如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眞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秦始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翼長生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則善矣

何愚之甚至其僧道能則能矣何招禍之若是答曰未知曰前數僧道
當是日時習世法頗異常人故作聰明于王侯僧特云天堂地獄道務
云壺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數帝畏地獄懼八寒八熱願登
天堂入壺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
法門是以三武因此而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
不才有累于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與非天不祐乃君愚昧非仁連謗于
佛老其三武罔知佛老之機輒毀滅者因二教之機微而理密時難辨
通致令千古觀于諸帝臣之紀錄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
以非獨當時爲人唾罵雖萬古亦汚名罪囚天地間爾尚弗識何愚之
篤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獨不類凡愚之徒元君順帝者時問
道于斯人斯人答云如來之教雖云色空之比假務化愚頑陰理王度
又非帝者證果之塲若不解而至此糜費黔黎政務日杜市衢嗷嗷則
天高聽卑禍將不遠豪傑生焉苟能識我之言悟我誠導則君之修甚
有大焉已所以修者宵衣旰食修明政刑四海咸安彝倫攸敘無有紊

者調和四時使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此之謂修豈不彌綸天地生生世
世三千大千界中安得不求爲人皇者歟指空曰以此觀之貧僧以百
刦未達于斯若帝或不依此而效前其墜彌深雖千刦不出貧僧之右
又丞相搠思監至齋盛素羞以供亦問于指空意在僧福指空曰凶頑
至此而王綱利愚民來供則國風淳王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之來是謂
不可修行多道途異而理同相知否曰不知曰在知人在安民忠于君
孝于親無私于己公于天下調和鼎鼐燮理陰陽助君以仁誠能定儦
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下王臣矣吾將數刦不達斯地苟不依此刻剝
于民欺君罔下用施于我雖萬刦奚齊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
欲以眷爲朕增福可乎彼雖有營造之機朕安有己財于此僧曰富有
天下肯若是耶不然國之富乃民之財君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
民非朕之己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怨僧云
佛法付之國王大臣曰當裁所以付之者國令有敢諫德化流行非王
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時朕不施後更一住持法印者朕務繁不暇

來此將歲過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因暇入山遂至斯地想昔日之逕崎嶇高下今者崎而平嶇而直坦途如是豈不異乎何止此逕而已其菴架空幕谷凌巘而出松智流泉以成瀑布飛乳長空致猿啼夜月于峯巔白鶴巢松而每顧深隱翠微綴有飄風而不至遊人遂樂禽獸情歡煥然一新觀創造庸愚者弗能噫有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法印如是安得不神識者哉傍曰僧于此不貪而不盜無利于己有功于衆叢林仰之於戲菴爲僧所新僧爲菴新名人能知一軀爲囊之室以神修軀使神若不知修軀以軀使神豈不愚人者歟

劉公基書劉禹疇行孝傳有曰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于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于囹圄受捶撻而望赦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

豺鷹鸇搏飛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
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
大罪故兒女子猶篤信其說以致思于母吾不知同是獄者誰敷人必
有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
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
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呴呴嫗嫗若老婦焉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
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懷刑是以佛破法也夫法出于帝
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地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
方希古曰今佛氏之言以爲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
然耳見其形或類于禽獸則曰此其宿世有禽獸行而然耳不特信之
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
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
亦無窮物之生亦綿綿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
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尙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

燃于下氣騰于上累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氤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化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于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卽天下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一人其一人常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智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楊文貞公曰佛最初入中國獨有四十二章經觀其以生中國爲難彼固歆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西方何也

岳公正曰浮屠氏學不立文字學已非矣不立文字者學于他學又非之非者矣唐以前其學近古文字不傳難以口舌授受相悟以意故釋言者曰佛者覺也宋有契嵩者出䚗文字其學又預人家國事譬之劇戲官府縱令逼眞畢竟優耳其後圜至者祖之夸詡矜傲力與儒鬬甚

至詆訾伊洛假佛爲飾其諸扶已醜正稍有識者亦非之顧犯而不校而猶喋喋者好文字者或騕化于飽肆則所憂也深矣

何孟春曰前輩高人交遊中有不絕僧者或以僧亦人耳韓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歛之道且欲冠其顛然則愛其人則當人其人可也唐末張椘嘗爲僧後還俗應舉爲趙崇凝所抑或曰劉軻蔡康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椘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叅禪訪道乃于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夫張收之桑榆而趙及惡其初服何其與韓異也昔者賈島不失爲詩人成淌李罕之不失爲賢州牧郡將入其笠而昭之不可也鮮于鳳以逸才爲薛能柳玭所愛鳳之爲僧薛賓使之鮮于鳳返初服柳遂拒之崇凝豈柳玭之見耶富鄭公居洛喜人出家蘇東坡以畜髮爲叅寥子弔而子由以剃髮爲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王旦爲宋相二十年及死自云無狀欲祝髮緇衣以塞素志家人欲從其言惟壻蘇耆力排而止旦之自知其無狀也其從天

書之過乎而遺命荒悖乃至此旦所謂不必善終也者不從亂命有功于此翁矣

吳公與㪅兩召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召乃可入人皆笑其迂

或謂泉川子曰佛氏之教古賢闢之嚴矣何弗除也泉川子曰其在古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不除也其在今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除也或曰異于吾所聞矣泉川子曰昔先王之世也賞罰明而勸懲著焉好惡協而是非章焉褒貶定而美刺嚴焉是以人莫不勸于善莫不耻于爲惡相生以仁相長以義相接際以禮大道爲公而聖人之教行焉彼佛氏者持其空虛之論以愚黔首而塗其耳目斯不在所擯斥後世則異是矣賞罰不明而勸懲怠矣好惡不協而是非淆矣褒貶不定而美刺亂矣相紹以智相爭以力各逞其無忌憚之心而聖人之教不行焉禁令莫之防也幸有佛氏者號于衆曰其爲善乎則瑤臺天府入焉而鈞天廣樂之樂享矣其爲不善乎酆都地獄入焉而剉燒椿磨之刑及矣

是以人猶睥睨偷息矯其不善而勉于善是佛也者所以助聖教之所不及也無佛氏是無聖人也而奈何欲除之石瀆子聞之曰斯言也蓋憤世之言也而非所以爲訓也

楊文懿曰佛爲天堂地獄之說妄矣使誠有之亦非供佛可趨避之也夫佛既曰爲善生天堂爲惡入地獄矣而又謂凡生天堂入地獄者必俟供佛以資其接引拔度之力則亦何取于善惡耶使凡爲善而乏財以供佛莫爲之接引不免入于地獄爲惡而侈財以供佛有爲之援度亦得以生于天堂則佛者奸贓之渠魁而盜賊之淵藪也百靈羣鬼將並起而攻之矣佛何以服其心而制其命耶故佛使善者必生天堂而惡者不可賄免斯可耳若然則雖有天堂地獄毋庸佛供也况本無耶然世之儒服猶有不明于此而溺者况齊民耶

又曰昔王荆公嘗謂浮屠寺廟之盛由其學者之材多有以動世而惟吾徒之行可一鄉綏一邦以至陶煦萬國而參贊二儀者皆吾徒也彼區區朝乞暮丐以弘其棲者曾何足道然亦由吾徒之力能庇之耳使

吾徒不振于斯世則民胥以溺矣彼能以獨昌耶

崔公銑曰予讀通典西域諸國其金花座及身被寶珠卽佛書自炫者幻人之術卽佛書誑世之誕也佛蓋黠而善幻以服其域之人近理之言中國士以莊列文之傳可謂高識矣

韓邦奇曰指遊魂爲變爲輪迴釋氏亦窺見些子造化夫造化氣聚于形則生氣離于形則復歸于造化釋氏乃謂今日散之之氣有善有惡則後日聚之之氣或爲人或爲物故有輪迴之說釋氏亦豈不知無是理哉彼見聖人謂爲善得福爲惡得禍而有不盡然者故人卒怠爲善釋氏乃謂生雖不得報死後亦須報將驅天下之人使之爲善意亦善矣然欺之也聖人之敎以誠釋氏之敎以僞夫感人以誠猶懼人之不從况僞乎古今之人忠臣孝子義士烈女比比皆然或得其一肢或得其一事或得其全體皆入聖人之敎者也遵釋氏之敎者不過誦經食素削髮捨施以求免于禍甚者殺人爲盜乃修齋誦經以求免曾有一人慈悲遣累如釋氏者哉古今未見講學會友者之爲亂而假白蓮之

教聚而爲巨盜以亂天下賊生民者古今多矣何也釋氏以僞立教故其徒亦以僞應之也其學之是非又烏足辨哉

王恕曰三代以前無有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其長由此觀之則佛法之無益于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設教其功其德蓋非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然而京城不過設一壇祀天地內府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城以及天下郡邑設一廟祀孔子纔使佛法有靈其功德可比隆于天地祖宗孔子佛寺亦不宜多于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然京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今復建法佛之居于王城之側遷徙人民數千百家費用帑藏銀數千萬兩似爲過矣

程敏政曰或云佛之道出于孔子之後故學孔子者必斥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名儒者如使佛出孔子之世則孔子之所以處佛者何如哉將恕而斥之乎抑務而進之乎曰此非予之所知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夫其不爲已甚則佛之斥與進誠有未易言者然孟子又云孔

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佛也者其狂狷之流歟其賢知之流歟不可知也佛者出于周之末世而至于西戎耳無聞目無見也吾意其俗必古野而其人之情未甚鑿也佛也者又其甚焉見春秋之世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兵戈日尋于中國而淫酗之風大作于鄭衛齊陳王化所覃及之境于是乎有憤世疾邪之心思欲絕類離倫而立于獨者此佛之志也惡天下之貪則以一切世故爲虛幻惡天下之淫則並妻子而去之惡天下之酗則斷葷飯而以茹菜飲水爲賢惡天下之僭則己雖有南面王之樂而不能一朝居也惡天下之爭則人有患難損軀以救而不恤推此意也非所謂狂狷則所謂賢知者也佛之爲名不經見而其字見于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注云佛符弗反謂捩轉其首也見于學記曰其求之也佛注云佛不順也猶孟子之所謂法家拂士也見于周頌曰佛時仔肩注云佛弼道言正救其失而不專于順從也由是觀之則佛之得名正以其

所行有矯時違俗之義是或一道也而不可爲世之通訓云爾然古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而後世有刲股以愈親之疾者得稱爲孝禮出妻使其可嫁而後世有守志不二者得稱爲節古者不仕無義而後世有高蹈遠引者得稱爲賢禮一命不齒于族再命不齒于家而後世有敘齒不敘官者得稱爲達大夫不可徒行而後世有貴爲內史趨入里門者得稱爲厚則佛也者其爲孔子之所進蓋不可知矣或曰先正以佛爲夷狄之教非中國之所宜者何如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孔子蓋亦惡見周之末世淫酗貪亂而欲居九夷矣欲浮于海矣使佛獲見孔子必與之務其志而抑其過進其所不及可知也或曰佛也者無父無君之教而中國襲之此中國之所以不治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意以二聖人之清惠不免于過則學之者其流弊至極耳豈二聖人之罪哉彼佛也者固矯枉過直之士其流弊則有所不免矣然亦豈佛之罪哉且春秋之世未有佛而篡弒爲甚自

漢以後始有佛而篡弒不加于前也以是爲佛之罪亦厚誣矣或曰梁武好佛而亡其國是其驗也曰又非予之所知也凡爲人上者有所好樂而不得其正皆有亡國之理自桀紂以下不可數也而豈專于佛哉矧佛惡亂而武帝乃篡齊之國家佛好生而梁武乃殺齊之宗室佛喜善人而梁武乃用朱异佛惡凶惡而梁武乃納侯景則其平日之所以致禮于佛者止足爲佞耳惡知佛之可好哉或曰佛之先固可怒也而學佛者多無籍不才之子乃使雜揉于中國非計之得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此不易之論也彼學佛者其善惡固與齊民相等善者存之而不善者去之法之正也今天下之人其爲不善者不少也輕于自恕而一切歸咎于佛欲盡去其理類是惡垢而并薙其髮惡莠而並揠其苗也古之聖王必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獲其所其效至于草木鳥獸咸若故有自蠻貊而來歸者尤矜恤之况佛之徒處于中國也久不純于夷也而矜斥之以自署爲儒亦不仁矣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也緇也奉佛

之居室太麗也以爲勿髡勿緇而廬其居則其教可漸隳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古有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者孔子以爲孝爲楚因南冠而不易者君子以爲忠父肯堂子肯構者皆見稱于先王之世佛之去今千餘年矣爲其徒者奉其師飾其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教之嚴明與受教之堅定固世所難也語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存其徒以勵吾人亦無所不可也或曰先正嘗言釋氏更不分善惡雖殺人之賊能一呼佛便可免罪是佛者乃誨盜之首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聖人不貴無過而貴能改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此儒者之教也若佛之心何以異此或曰佛之心固善矣若其所謂降妖邪伏猛獸致晴雨與夫建齋救度設像奉神則惑世誣民之甚者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周禮方相氏師百隸而時儺則以之索室而毆疫大喪則以之擊壙而毆方良此降妖邪之說也壺涿氏掌取水虫以牡橭牛買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罔象之屬而三代皆有豢龍氏此伏猛獸之說也太祝掌事鬼神曰禬禁

以除凶荒禱水旱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率而舞雩此致晴雨之說也小祝掌禳禱以祈福祥遠罪疹而素問亦曰上古之醫祀繇而已此建齋拔度之說也是數者在先王之世皆掌于官府降及後世官失其守而佛猶能之則古之遺法未泯也故曰禮失求諸野又曰儒者恥一事不知而中國乃獨以是詆爲妄亦不考之道也古者祭必用人爲尸而其流至于以人殉葬佛也者最號慈仁則固不能無過中者故其祭祀之尸率以土木之偶代之蓋有愛禮存羊之意焉非若後世之直以木主而廢尸也或曰釋經言佛乃丈六金身又有得古骸者其脛與齒比常人特大故有佛骨佛牙之說是其誕而不可信者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左氏載鄋瞞一族以爲防風氏之後卽禹之所誅者其身廣九畝其長三丈骨飾專車其後裔有僑如者爲魯所獲埋其首于魯郭門有榮如者爲齊所獲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記其處也榮如以魯成十六年死而其兄焚如至宣十五年猶在計其年當百有三歲矣其當生之年尚未在數則其形骨之

大壽年之永在古以爲常而在今以爲異者尙多也豈止佛而已哉或曰佛有天堂地獄閻羅夜义金光之說而達摩西來又倡爲之禪是則不可不斥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予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云其犯罪者皆掘地爲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南宋主子業因其諸王爲地牢亦此類也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者閻羅卽後世之刑官金剛卽後世之衞士也皆其番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皆施于已死者則轉相傳流而非佛敎之也所謂夜义羅刹鬼國者皆其地之土名其地去中國旣遠風化不及故有所生亦各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載狗國及羅施鬼國者可考也而世之人乃欲以耳目可及者懸斷其有無多見其不智矣達摩之所謂禪乃其國之人士所撰次畧如後世諸子百家類書文集之屬其間精純駁雜雖大儒君子亦有所不免也況今之學者于孔子之道亦不能無出口入耳之弊而又何暇獨責于禪此亦不足憂矣或曰先正嘗言人之斥佛者皆掠其粗以角其精攄其外以

攻其內而不能辨其似是以敎所以愈熾而儒之道所以不明也曰此尤非予之所知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不強人之所不能也聖門敎不躐等性與天道之說子貢以下皆所未聞于大儒君子往往原心于渺忽析理于毫芒而與佛者較勝負誠非予之所知也大抵佛之爲敎亦欲使一世之人皆歸于爲善而已初不欲一世之人皆髡其首而緇其衣去其相生相養之道也其書具在可以考見而私憂過者斥之太甚遂使佛雖當盛王之世不惟不得預于人列且不得與草木鳥獸爲伍此儒者所以不能充其意而佛至今存焉朱子曰予少年見學佛者必斥之每以勝之爲喜不勝爲憤近歲以來則見彼之陷溺爲可憫而吾道之不振爲可憂不知血氣漸衰而然邪亦情之所發漸厚得其正也嗚呼斯言蓋盡之矣

空同李子曰高釋名儒靜同而色異釋之色幽沉儒之色和粹又靜同而意異釋之意抑儒之意活釋強而止故抑儒順而用故活又曰儒義

取故其地髙釋貪取故其㲭汙儒有揮千金而不顧者而釋則望人施儒非其力不食而釋則食人之食盧人之盧衣人之衣又曰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卽易之不遠復書之狂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啓人自新之門而闢其返觀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朱以功曰禪家者流每騁機鋒于口顧自聖道視之皆好行小慧之倫也

黃佐曰凡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一入中國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而朝廷多不從者蓋西番之俗有叛亂仇殺一時未能遙制彼以其法戒諭之惟謹蓋以取夷之機在此故供給雖云過優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貝而陰屈羣醜所得亦多矣此先朝制馭夷之術非果神之也世人不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或有中國人僞承其緒而慕襲其名號此末流之弊也

嘉靖二年安磐疏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後世佛老之害爲甚而佛氏之害爲最甚神盧無寂滅之術售生死輪迴之說流而爲懺爲

齋爲醮爲青詞爲道場爲法事其徒漫以糊口者非二氏本旨也東漢以來奉佛者身之禍福國之安危年之修短唐臣韓愈論之甚詳近日大學士楊廷和等兼以徽宗事言之又甚切陛下可覆而視臣不敢贅惟近事可鑒者莫如武宗皇帝武帝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爲左右蠱惑即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即事番教于是領南綽吉出入倣房矣番教既諳即從事取佛于是太監劉允驅馳西域矣十數年間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呪或結印往往傳播民間番教無資于祈請西佛未見其蹤迹糜費大臣流謗道路二者武宗實恨焉此陛下之所聞見者既而劉允放而領南囚正道復而異端息供億減而光祿裕宮掖清而小人伏數者斯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奈何甫及二年遽襲故轍不齋則醮日無虛日哉然非陛下本意太監崔文等爲之也謹按崔文本以鐘鼓厮役夤緣青宮用事冒陛太監臣謂文可斬也文之意以嘗試陛下也諸如文者又將牽類伺便求意欲逞也陛下德同堯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黨紊亂故望陛下不憚改過翻然悔悟將

崔文等拿送法司治以重刑掃迹經壇以塞禍源一意講學延訪儒臣庶理明而邪說不得干識精而小人不能眩以之祈天永命其于功効與奉彼二氏者相萬也

嘉靖十五年夏言疏曰比者恭遇皇上諮及羣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皇上篤養盡制之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十一月伏奉聖旨命大學士臣李時同臣言入看卽所謂大善殿者臣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夷鬼淫褻之狀仰惟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事也但臣見几案之上及懸皮梁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者爲物尙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爲佛骨是爲佛牙枯朽摧裂奇離魂礧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竟遠斥之臣意自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夷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爲佛顱佛骨

者相屬于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爲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累朝以來亦必以爲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姿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始議撤佛屋毀除褻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留清禁此眞卓越千古之見出于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顱佛牙之類皆屬汚穢不宜使之尚存也

陳師曰前代諸賢吾無論矣近時海內士夫究釋典而談禪者若雲間之陸宗伯澄心靜養內境坦夷不悖吾儒性命之學而平湖之陸雖護持佛敎緇流歸之人云此中則與陸雲間有別也白下之殷禮侍氣宇淡素殊有佛門淸寂意然後士林以爲純正君子若夫假逃禪之名姿貪婪之行頗僻疵類物議沸騰而胸中溪壑荊棘方恬然不省悖吾儒無論得無累老禪乎夫儒門有聖有賢有賊玄門亦有聖有賢有賊空門亦有聖有賢有賊若而人者固空門之賊也

陳絳曰佛氏之說云輪迴五道無有窮已謂人出沒于生死海中人可

鬼鬼可人也如此此則一人一鬼一鬼一人絕于此育于彼攝入鬼籙曾無驗時生登民版恰有定數既不由世道盛衰爲之繁耗亦不由造化合散制其死生此悠繆不經之至易晰者矣且復歷世聖賢今化何人本家祖宗更聯婣屬甚者牛羊犬豕皆且以爲吾親而奉之吁猥褻極矣

陳文端公自謝政府歸間取釋氏書讀之曰吾輩已老還眞歸源畢竟在是然少年不必觀觀則機鋒易入或至遺世務忽細檢不可不慎也其達如此

張鳳翼曰方外之士本不當在人間有緇流假重縉紳遨遊四海妄自尊大以炫愚俗羣然拜饋之不暇此而不禁恐釀成意外之變

于愼行曰唐自武后以來世世奉佛至代宗時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法代宗遂深信之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京畿良田美利多歸佛寺中外臣民承流相化遂以成俗浸淫至于憲宗其風益盛此佛骨一表所謂砥柱狂瀾也其尤可笑者代宗飯僧禁中有寇

至則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此謂折衝經誦之間運籌幢
鼓之內也不亦愚而可笑耶風愆之訓載在經典故已知有此矣
又曰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元英宗以問拜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
治可矣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二語雖簡尤爲確論西方聖人
亦當首肯
又曰武后欲稅天下僧尼復作大像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氓孱弱者
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
戶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張廷珪上疏以
爲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危
滅諸相崇無爲太后爲之罷役二公之言其于挽回匡正甚爲得法傅
奕韓愈雖崇正論其于感悟人主不能及者可謂崇正闢邪之方矣然
武后稅僧尼造像亦自有見後世奉佛皆爲僧尼居積今以僧尼所有
取而供佛彼亦無辭
又曰契丹入大梁幽晉主于封禪寺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

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
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嗟夫事佛之効梁武可睹矣飯僧之報亦復如此
福田利益果安在耶太后何不以此貲用養兵恤民而飯數萬髡徒爲
也
又曰五代淮南將柴再用與吳越交兵方戰舟壞長稍浮之僅而得濟
家人爲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都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
此語足破世人之惑矣夫禍福威應仰庇神明賽禱之禮古誠有之至
于戰士成功僧徒受供其不相蒙也不亦甚哉爲國家者誠以此意推
之移飯僧之資以奉戰士移造寺之費以養貧窮福田利益明白易見
奈何不悟也
又曰南唐邊鎬爲將初克建州俘獲不傷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
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旣爲節鎮政無紀綱惟日設齋供盛修佛
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蓋能普渡衆生乃佛菩薩之行若修齋供佛
則沙門之職也世之循吏有慕佛子菩薩之名而不免流于和尚者尙

戒之哉

王文肅公與黃愼軒論德書曰讀來教沓以出世因緣爲之愧嘆累日此事僕實嘗以耳剽崖累而一落世網則遂無以支吾身命了結世緣之計聞之兒言公眞成有髮僧已不茹不飯晨昏唄誦不知何所感而遂至此既至此若了得斷緣不了應緣能顧法身不能顧己色身恐終落第二義可憐袁宮諭去往非不脩然于世界果得其一分力否貴鄉趙大淵先生實深于此道不肖嘗面規其心欠清于文學意氣太擾擾乃不肖自謂子清心一著管窺得分寸而生平又若厭事之癖既老滋甚以覲公且折衷動靜愛離間卽教中所謂不二法也聞京師盛講宗門不思善不思惡最上了義此君子未必能登高造極而小人易藉爲蜉蝣首鼠之端吾輩有志有識者且先理會綱常世教可耳

顧憲成曰佛法至釋迦一變蓋釋迦以上有人倫釋去人倫矣至達摩再變蓋釋迦之教圓達摩之教主頓而名漸矣至五宗三變蓋黃梅以前猶有含蓄黃梅已後法席雲興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者矣

天臺山人曰佛氏家禪主傳心其名曰宗經主說法其名曰教教之弊至于泥經文牽句義而昧厥原本宗之弊至于馳空見毀儀律而墮入狂魔二家葢更相譏已又曰讀佛書者視心迷悟何如爾如心誠悞無論精微者得我同然卽中然妄者亦視若易之象詩之與莊列之寓言殆將求之語言之外矣如心苟迷豈獨誕妄者不之信中精微者亦止取潤四寸間耳

又曰古人讀書惟觀大旨不則入海算沙止自困耳余玩釋典心經中照見五蘊皆空一語此佛諦大旨也惟空故覺圓惟空故無任由斯以談圓覺金剛故皆此一語之注疏者至于楞嚴中七徵八還六十八處十八界七天暨住信回地位等五十四心五十天魔槩几疊床無慮千萬言綜之皆此一語之衍義也善讀佛書者實會得心經此一語則十二部五千餘卷皆剩語矣鄭德夫問儒與釋孰異公曰子無求其異同于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曰子無求其是非于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足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口之于甘苦也與聖人同其有于姸媸也與離婁同心之于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說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已若姸媸之眞乎

陸公樹德嘗爲禮科給事中時諸璫中復有請開戒壇爲上造福田利益者業得請矣公抗疏言佛法固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淡泊稍有吾儒寡慾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叢雜宣淫導侈固佛之所深惡者奈何輕信左右之說而遽復之乎陛下若以聖躬爲虞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萬全道也亦佛所契也上爲停戒壇

唐順之曰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世敎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乎孔

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氏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度數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尙同之與兼愛尙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眞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之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而闊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六經孔氏之旨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于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

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于天地萬物泊然無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任聲色香觸乃在于聞見聲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于睹聞聲色之中是以雖其求之于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必有不可得而強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卻于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羣儒之所不能亂其眞也

往行

太祖幸一寺見僧衆旋繞誦經因語之曰何爲對曰本報謝天地三光國土水地與諸檀越耳上笑曰佛之經典朕之法也亦可以口誦律命而得釋免乎此眞足以破羣妄矣

翰林學士宋濂記略洪武四年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高僧十八人欽天監擇日于蔣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室卻葷肉弗御者

一月復勑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移書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遠近諸冥期以畢集明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臨奉天殿羣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于爐復再拜躬視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黄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全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取疏入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詣浮屠行祠事已上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花墜地所變上服皮弁搢玉圭上殿禮佛北向立羣臣各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再奏昭信曲上跪進薰薌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水桃暨名舜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册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殊異者不用册光祿寺卿徐輿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羣

臣退諸僧旋繞佛座演呪梵呪三周以寓攀注之意初闢山石池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僧連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彩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每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浦溥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于徑山禪師宗泐受毘盧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偏應曲執事者撤豆上再拜羣臣從拜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從拜八奏善成曲上至望位燎已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後跋曰十四日甲午大風晦雨雪交作至午忽開霽上悅勅近臣于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夜過半竣事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貫月燭天良久乃已書之見高帝之于釋門典禮之異如此

永樂三年封西僧尚師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事賜玉印

誥命十年封其徒尚師毘澤思巴爲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眞如慧智弘慈廣澤護國宣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餘如前

成化中封西僧尚師劄巴堅參爲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領天下釋教事尚師卽帝師史韓之也按元時贈帝師有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其稱尤異然不云佛而云佛子又其他銜名亦小簡

宋景濂先生過佛寺方孝儒實從先生見佛參拜方孝儒不爲禮或以爲請先生曰後來未到老夫田地耳先生豈亦主尹和靜拜觀音之說者耶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年十八聞婺人朱公迁得朱子之傳千里負笈從之遊元季繹騷隱居不出太祖龍潛時嘗識仕魯洪武初詔求傳朱學者郡吏以仕魯應詔入見上迎謂之曰吾求子久矣何至之晚也仕魯對曰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而臣欲以文進故臣有待耳上曰文武無

畀道朕方收攬羣材乃以文武擇乎遂除黃州府同知仕魯不欲就請
備顧問以行所學上曰姑以民事試子耳仕魯乃奉詔在郡未期治聞
上嘉之召爲大理寺卿時有僧金碧峯者應對稱旨求爲僧建職司上
意欲許之仕魯三上章諫不從仕魯曰陛下旣信其道無惑臣言之不
入也願還陛下笏乞歸田里上大怒命武士捽搏之遂死庭下矣
賈魯宜山人洪武辛卯鄉薦授廣東崖州學正轉四川瀘州性酷不善
浮屠訓子綱絢輩皆業儒諄諄諭以不諱之後當一遵家禮毋作佛事
否則必禍于汝后魯以壽終姻黨皆誘其子召僧設齋以薦之齋滿散
焚楮忽火星爆上屋脊舉莫之覺須臾棟宇盡爲煨燼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迎其僧來京兆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
異
繼鼎曰謂之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
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按宋末元昊擅西夏自
稱兀卒宋人亦有兀卒吾祖之說以是而論繼鼎之言不爲過也

永樂五年二月守衛官有于皇城下誦經不輟者上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一志誦經可乎若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今後仍于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僧善啓字東白號曉庵俗姓楊長洲人父永年性好善稱楊佛子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語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禮永茂院主爲浮圖旣長屛迹龍山窮日夜力于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于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適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召纂修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賜金織袈裟一襲時三殿災詔永直言師上疏陳利病不報納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而壁庵完公輩游有江行倡和詩一卷與南里趙公宗文酬唱尤多歲遇牡丹時必盛集題賞錢塘瞿公宗吉雄于詞賦嘗用一韻往復幾百首而詞鋒益銳海內皆傳焉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昔宣

德間大理卿胡公概巡撫東吳威聲大振而于師獨加敬禮時錢公溥方冠欲應鄉舉謁胡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于公得預鄉舉溥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由是往還日就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如晤語作字有帖意見人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雖草草禮亦不廢或閉戶發篋出古人眞蹟對閱詳品批如論宋仲溫陳文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于陳吳中稱高楊張徐爲近代四傑然季迪衆作皆得體如律倣劉長卿選兼韋應物皆人所不到宜爲其最文則喜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爲奇至論釋之辨曰且各爲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于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而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僻體情容然非其人亦未嘗一與之交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失而彼得焉宜爲法門之僅有吾人之願交也

周文襄在吳中好倘佯梵刹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

敬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卽如以年齒論之彼長我蓋一二三千歲豈不値
得人拜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李公賢言于上曰此輩有損
無益宜後十年一度著爲令
章綸景泰五年爲禮部郎中時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
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
士聞風快睹今又棄儒術而崇佛道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
垂範後世者耶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
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聰帝覽疏卽日罷行
姚顯西安人爲太學生景泰五年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
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
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蓋修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廒勿復興
作萬世之計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
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李古攘曰予爲諸生時見同類有掛佛像者輒斥其非以爲明公鉅儒
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王冢宰宅見正寢東廡整一室意必家廟問之
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
庭中高懸一軸視之乃觀音像也又不覺失嘆烏呼人其人火其書果
誰望耶

成化六年上欲以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
姓嗷嗷待哺荊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
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
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

尹公直爲禮部侍郎宣府左衛檄送僧行百五十人請給度牒公省其
人則軍舍也曰此邊衞賴以屯守者其空什伍以充梵刹乎尙書鄒幹
稱量給數紙以副其意公執不可上其議上從公止之且先是僧道錄
司嘗因近習乞恩普度至是以公議示部卻之及僧道錄堅以爲請下
禮部公參論究治如法士論翕然稱快諸寺號番僧都綱禪師等沒其

徒必請襲職舊多從之公創議舊有勅者得襲餘不許及中貴奉旨詢禮部度僧之數且舉額數爲言尚書語不倫公進曰舊額府不過四十州縣遞殺其十前給度牒不啻數十倍豈可復度耶事亦寢

喬宇字希大號白巖太原人成化庚子以衛籍中順天鄉試甲辰進士初授禮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嘗爲南京大司馬時烏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爲活佛上遣使迎之公上疏極諫其事有傷國體且言國朝祖宗相承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異端佛教無益中國乎

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爲尚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賚積蓄頗多宜藉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爲得宜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爲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

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某公強爲志曰以若所爲非獨悖理
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瘖者草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究
所爲謀也枷瘖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
某公不肯久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爲毀佛
之報李東陽曰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于禍則服以爲是不幸而得
疾以死則指以爲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愈熾殆無
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悲夫

王中丞雲鳳成化丙辰爲禮部郎中日倪公岳默語先生曰朝廷必欲
度僧奈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已成矣先生乃疏列千餘言三上皆
不報僧道遁中貴欲普度撼以危言先生不動久之命下度僧不多而
逃軍囚□不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

弘治六年九月初八日司禮監太監韋泰傳奉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
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知道欽此案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
內該禮科掌科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等道監察御史陳穀等俱題爲

糾劾事內開法王領占竹等但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
錦衣玉食靡費錢糧前擁後訶擅作威福現項骨數珠進髑髏法碗以
穢汚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延實爲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望
皇上獨斷乾綱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等因
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聖旨是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的冒濫陞賞蠹
耗錢糧年久數多本當究治但遇赦饒他都依降革職事追奪累次誥
勅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欽此欽遵續據大慈恩寺住坐
番僧領占竹著爾等各告係四川陝西等處光相等寺管寺番僧有本
寺國師領占竹等先年進貢來京在大慈恩寺住坐今奉例發遣回還
緣領占竹等先來京俱有馬匹船隻廩給脚力等項乞爲轉行應付等
因本部已經題准行移兵部將領占竹等量與應付船隻廩給送還原
土本寺坐外及察得近該禮科左給事中夏昂題爲應制陳言修省事
內一件遵制命內開教坊額外樂官并番僧及漢人習教的俱已奉旨
降革近日輒有奏討復職者不畏國法故違制命如此伏願皇上獨斷

乾綱急頒渙號通行各該衙門今後如有希求請托故違制命者務要嚴加懲治以杜將來等因具題該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聖旨是欽此又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看得國師領占竹先因進貢來京欽留大慈恩寺住坐累陞至法王名號濫叨恩賞遇皇上御極之初因其罪深重節該科道官糾劾本部議擬覆奏已經奉有欽依悉宥其罪從輕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本部察無行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窵遠動經萬里之程使其陸路而來則經由陝西河南等布政司及北直隸順德等府從水路而來則經湖廣江西山東等布政司及南直隸地方所至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至京驚駭耳目搔擾驛遞勢所必至况當時大慈恩等寺奉旨幷陸續留國師番僧人等不下百十餘人未必自今遽乏領占竹一人之用而同時遣回四川陝西等處國師番僧人等多至二百餘人倘或夤緣效尤乘機干進俾門復開殆難杜塞則于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無不少損誠非細故伏望皇上俯察

愚誠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行取庶可絕小人覬覦之心示天下趨
向之正實爲便益

弘治十八年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旣而罷之時學士劉健等上言前
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飢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
可爲明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蠧賊
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命撰眞人杜永
祺誥命及封號健等復言稱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可與夫誥命者朝
廷所以奬賢勵能雖卿士大夫必待秩滿考最方得領給況祖宗廟號
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
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
下後世其謂之何疏入有旨俱報罷

太僕寺李應禎介約寡諧合入太學有中貴欲致爲塾師禎固拒之及
爲中書恥伍同官乞改教職嘗以例當寫佛經乃上言其略曰臣聞凡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有所謂佛經者也言甚訐直憲廟可其奏遂寢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謹身殿大學士謚文簡爲禮部尚書日上遣使西域賫番供公奏言西番國遠在數萬里外祖宗朝雖許入貢賜法王國師名號持藉以羈縻番衆令不爲邊患而已齎供媚之失天朝體

鍾千字君錫鍾公曉之子正德丙子舉人爲瑞州府同知瑞州俗以上元日舁佛出遊士民喧動糜財幣不可勝計千出遇之毀其像杖像還家遂盡毀淫祠爲社學俗爲之變

王公嵒病劇不喜帖席必日一具衣冠問欲叩祠禱厲聲曰非禮之祭惡用是無益妄費哉吾十歲時知厭聞談佛及喪父母雖痛苦無地不敢因循舉此以瀆大事吾瞑目後切弗飯僧誦經効俗子爲也

正德十六年中貴人有言于上謂番僧有知三生及未來事者西人謂之活佛遂傳旨察永樂間太監侯顯迎尚師哈立麻事例遣司禮監劉允迎之以珠琲爲幡幢黄金雜寶爲法供賜法王金印珠綃綉襴及其徒饋遺以鉅萬計內庫黄金爲之一空勅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

行事所經路茶鹽引亦數萬計允未發而導舟已抵臨清漕艘爲塞由眞定入大江轉入峽舟大難進易以艓艦相連三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務極宏麗日支廪百戶蔬菜銀百兩迨入番物料估値銀二十萬兩鎭巡力爭之始減爲十三萬兩百工技藝聲樂悉備居歲餘始發從者指揮而下十人甲士千人踰兩月始至其地而所謂活佛者𦾨弗肯見允及部下皆悉脅之咸番夜襲我盡奪其珍箱甲仗以去將校死者幾半傷者復半之允得良馬以免旣歸則上已晏駕世廟登極矣言官劾允下獄抵罪

方公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弘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嘉靖初議大禮遷吏部侍郎尋擢禮部尚書嘗以畿內尼姑菴寺大傷風化力請毀之上曰霍韜嘗言僧道盛王政之衰也所議良是遂詔毀畿內菴寺六百餘區天下僧道無度牒者令有司嚴革之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況

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彌猴矣

嘉靖六年霍公韜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爲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幷父母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固而貧民得所又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田種疏入詔下所司

羅近溪大參酷好禪學僧常滿座兩子皆爲所誘一旦棄父母妻子去莫知所終近溪因此悲思成疾而歿豈非佞佛之報歟楊止菴嘗上疏攻羅學之謬正矣然世之可攻者不止于此惜止菴猶未及一一闢之也

章封君成字仲喆鄞縣人故禮部郎中規之父也爲人質厚莊儉耻言人過雅不信浮屠老子之法其譏親于地獄者是自視其親爲罪惡小人不孝孰甚焉吾敢狗流俗而陷于不孝哉

嘉靖四十五年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察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

並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差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本
爲一途恐挾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三玄菴主郁公自萬曆初以選奉詔虜廷宣中國威德佛法大指不失
職以勞受秩號所使自俺答而黃台吉至今酋土蠻還號白都綱覺義
而大覺禪師凡三還其言云始出塞官爲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香
爐前引將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毡衣地上施白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
蹈以進旣入施設西方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起受詔畢復九拜
甚恭禮竟敬問皇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佛法有無降替
使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獲生甚善斬刈剽竊罪最劇
善陞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犂受報無央酋聞輒齧指
咋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羅拜顙擊
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身皆金銀隨拜駐皆施爭慕香
花莊嚴懸所得漢飾綢巾帨糺結紛揉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棧
供佛飯僧皆設大齋辭而行攀戀浹旬不聽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

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大于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餉馬數十蹄爲禮其數往時大抵然矣陶望齡酋尤虜之殘賊饕餮行盜侵騷久矣嘉靖間俺酋尤暴邊震搖都邑虎臣熊旅厲鍭轂騎北望而不能發一旦稱臣僕保塞下三數緇衣師以傍行四句之空文拳跽僂傴如狎猴犬如教童稚何其馴哉傳言惟天下至聖聲施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覆載照臨之間血氣之屬迨于肖翹蚑諸辮髮反踵稱人類者尤不倖矣云胡尊親若爲使之斯所謂不可知之神聖而至者歟予聞廟公之說喜聖化遠被釋子之有裨于邊計也

西園聞見録卷之一百六目録 續編

老

前言

薛　瑄　崔　銑　徐　溥

李夢陽 二則　祝允明　王守仁

楊　勗　于慎行　何　瑚

黄光昇　豐　坊　王世貞

往行

高皇帝　劉　健　鄭　紀

邵道人　赤肚道人

鬼神

前言

高皇帝　解　縉　何孟春

李西涯　戒　庵　段　然

毀淫祠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老

前言

薛文清公曰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摹擬卒歸于自私與釋氏同又曰程子謂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無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又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見也何必作爲言語耶以爲作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又曰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以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効可見矣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耳人將謂神仙眞可學誤矣

崔公銑曰或云長生神仙之言信乎余曰使天下有晝而無夜有春而

無冬吾斯信之矣夫物之鮮槁花之開落人之生死造化之消長也故
疫歲人鮮不病者得之太虛還之太虛我何容心之有哉
弘治九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徐文靖公疏曰我祖宗自洪武
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
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
不繫于此則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
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
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臟爲禍
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補今上清龍虎宮神
藥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燒毀無存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
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熒惑失
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
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誕罔之說太
平之業可保矣

空同子曰仙者以能久視耳然猶夫人也吾百年死渠三百年亦死渠固猶吾也夫仙者軒翥塵氛之表狹小寰區擾擾溷溷焉耳吾靜觀高覽吸日月之華極雲霞之變閱寒暑之代潛消息之用何仙之弗若也乃其狹小寰內哀憐蠢蠢者吾固亦如之矣斯所謂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曰猶夫人也

或問道引采取之法空同子曰小法耳殺人哉心動則疲精下無返人體如血肉固實脈絡周流無罅無欠外氣入之灌之紅鉛安容哉

祝公允明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非不能爲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釋氏寂滅爲樂形滅性不滅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何嘗以不死爲善乎由犧炎至于孔顏爲聖賢無一人修仙者黃帝冲舉不知果否史故言帝崩冢且在卽言仙乎帝道已盡身爲聖人仙亦何害至所稱廣成之流其爲人賢不肖不在世史吾安得而知之由孔子而後或言仙若稚阮郭璞輩皆不免世禍何仙之由託云後多做之不誠耳誠做之悉愚不肖也雖有良士且爲之是智中之愚賢中之不肖也天下誠

有不肖之事燒金者大盜也羿盜于路仙者賊也謂爲盜賊者非獨人世盜賊乃天地間之盜賊也况其事敗而一就就者雖千萬歲猶莽操懿温邵劉廣楊卽帝王而盜賊也卽所謂鍾呂等在坐雲表笑九土亦糞土而已矣其敗者卽卓祿山巢等愚中復愚不肖中更不肖竊惡竭禍乞爲獸虫不可得萬悔不及夫何惑之有

王守仁答人問神仙曰僕年方八歲而卽好神仙之説今已踰三十年矣齒漸搖搖髮有一二根變化成白目僅盈尺聲僅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謂妄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修德凝道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觀聽八埏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若是謂之曰無疑于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受氣稟于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所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驗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若是謂之曰

有亦疑于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盡況存久而明養深而化得之未至而強騐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之也足下欲聞其說者須退處山林二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者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楊勗疏曰八月十二日該禮部捧到聖諭內云東宮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朕少解一二年調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又取逸耳欽此聖諭何為一至此哉揆厥所由陛下不過得一方外之士欲假調攝修養耳且古之聖帝明王未有過于堯舜禹湯文武也堯舜性之也非不知修養可以為仙禹湯文武身之也亦非不知煉道可以成佛數聖人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知不能學仙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段所居之地不同所理之事亦異也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昔孔子嘗遇老

子問禮出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龍卽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爲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以純心契天心以孝念格玄念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求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萬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不可服而用者恐傷元氣本性此所謂所居之地所理之事不同正謂此耳

于愼行曰老莊之道本齊死生而神仙之術欲求不死其道不同也乃養生家流附會其說以道德南華爲談玄之祖斯已謬矣故劉生七略以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後世又有符水禁呪之術始于張道陵亦附之道家其說愈遠矣北魏時嵩山道士寇謙之修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式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蓋合服食禁呪而一歸之道家矣

何燗曰甚矣老氏之害道也百家之學實宗老氏自其有老氏也而後有楊墨也自其有老氏也而後有申韓也申韓求老氏之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刑名而不疑楊朱墨翟求老氏

之說而不得得其虛無淡泊之偏而遂倡其猖狂浮游之論是以流爲爲我兼愛而不悟太史公申子卑卑施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夫道德刑名之歸相去遠矣苟知刑名之原于道德而道德之爲刑名也則其爲我兼愛又何惑乎老氏云今夫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于楊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于墨也而老氏者不爲爲我不爲兼愛獨于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忠不忠其君則不復致其身不愛其父則不復竭其力此其勢之所必至者特以老子之道辨之而無所窮攻之而無其間也故嘗以翕張取予之術玩弄天下之人卒莫究其所歸此其所以爲異端之尤或人以老氏之道有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墨子得其慈與儉故其學主于兼愛其言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摩頂放踵有所不愛不亦勇乎墨子思以易天下也不亦廣乎然而反天下之道而天下不堪繳彼能任奈天下何哉楊子得其不敢爲天下先故其學主

于爲我其言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其長拔一毛而不以利天下則天下之故不以傷其身不亦長乎然而我不以一毛利人人亦不以一毛利我也雖欲久長不可得矣嗟乎何楊墨之不善學老氏也老氏者無所是非而卒歸于無有故其縱橫堅固而不可破而楊墨者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兼愛者爲爲我之所議其說有時而遂窮噫何老氏之譎而楊墨之愚也老氏以其全而兼二子之偏二子以其偏而失老氏之全然則老氏之不以利器示人類如此此而二子者猶不免于悲絲泣岐之迷歟嘗謂老氏之有楊墨猶吾夫子之顔曾顔曾各得聖人之一體而不害其爲聖人楊墨各得老氏之一偏而遂自别于楊墨蓋聖人之道雖一言一行皆可以成其身而老氏之術則捭闔變化反覆百端不得其術不可以相用雖然楊子有言矣生相憐也死相捐也相憐之道勤能使佚飢能使飽寒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不含珠玉不服文飾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此其摩頂放踵以薄治喪之遺意歟墨子貴儉貴儉則不能兼愛不能兼愛則不得不

復于爲我故曰逃墨必歸于楊其此之謂也世爲楊墨之學不相爲用也又謂楊宗老氏墨宗大禹故吾有是辨也以自附于太史公申韓之議

黃光昇曰孟子以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客舉二語以相難曰信斯言也楊固愈于墨歟曰楊惡能勝墨夫逃墨歸楊眞也逃楊歸儒僞也客曰異哉斯言願聞其說曰楊氏爲我人情所易也墨子兼愛人情所難也流俗披靡誰肯舍易而就難故曰眞也爲我之說賢者得之以獨善其身不肖者襲之則自私自利而已矣自私自利之事人咸所不免自私自利之名庸衆亦所諱言夫成己成物之眞儒百不逢一世俗所謂儒者名儒而實非也內未嘗不自便其身圖外則號于衆曰天地萬物吾一體也損人利己吾弗爲也斯固爲我者所願托而逃也故曰僞也客曰然則楊墨無事闢歟曰聖教四闢而六通王治幷包而無外故九夷八蠻通道中國始尊諸子百家兼容聖道斯大孔子于管仲稱其仁子產稱其惠平仲美其善交老子嘆其猶龍何嘗設一門戶立

一落韄哉向使孔子爲政令楊朱治內則百司舉職域中無越俎之嫌令墨翟治外則禦侮有方隣敵寢九攻之計我自有容彼惡乎歸彼自見長又惡乎逃哉客曰然則孟子之闢之也非歟曰何可非也戰國之時處士横議矣邪說充耳矣孟氏揭孔子而示之的俾瘴嵐塞而復開既尊聖以立統不得不昌言以示防故于楊墨則詆其無君于告子則斥其未嘗知義楊墨不過大道之旁徑告子亦自一時之傑士乃拔本塞源顯刺不休諺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意有在故其詞激耳夫膏梁以養體治病必資藥石文綺以華躬禦寒必資裘毳膏梁文綺非不美也時固有待也孟氏之激其亦激于時乎然門戶已設而藩籬已峻斯聖賢之辨也客曰然則爲儒者若之何曰明善以誠身無輕議楊兼善以成物無輕議墨客唯唯而退

豐坊曰老子者偃姓生而聃耳下垂故名字伯楊父臯陶之曾孫曰某爲夏大理諫關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太戊武丁爲商賢大夫封彭城稱

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爲柱下史幽王時諭三川震見史記敬王時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比于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謂李耳爲老子又言籛鏗彭祖析爲二人非也今傳道德經爲老子出關授令尹喜者不經見顧其文太經奇道太玄諦思之要皆性命之理善讀者鮮矣獨其曰谷神不死方士類以藉口列禦寇又謂出黃帝書蓋秦王呂政好長生博士叔孫通輩又取聖賢經訓托之黃老雜以不死之言僥倖不俱燔耳若佛氏漢中初入未有妙說至晉宋間世主好之是宗少文許玄度輩援易老子邃語入釋典而廓之是彼實籍我我曷本于彼哉

王世貞曰永樂中胡忠安公濙以訪仙人張三丰不值由都諫超爲少宗伯嘉靖中工大任姜儆以訪仙及符篆祕□超爲侍讀學士其後榮悴之頓殊者忠安蓋別有托也

往行

洪武二十八年有道士以道書進獻侍臣請留觀之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

弘治十六年詔遣中官于武當設像修醮尋已之時有旨命內閣撰勅幷祝文劉健等上疏竊聞玆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知宜斥妄以遏無良遂罷不遣

鄭紀字建綱仙遊人天順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戶部尙書弘治二年召爲國子祭酒會萬壽節修齋醮禮部預取監生供事紀以爲不可上疏諫不聽改南京左通政上在東宮行冠禮紀采自文王以來嘉言善行凡百條各繪圖作贊

邵道人者蜀人也曾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欲言皆頤指色授故莫究其所自來然見之者卒知其異人也道人館于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弟子年少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頤指色授之諸弟子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

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嘘則可活道人則日諸弟子而諸弟子則置飯
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
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
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褁衲褁完弗取
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
更以椀列之不食也若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更爲造美食道
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
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之弟子前置
水道人曰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之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
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瀌聲頃之肩湧面紅汗簌下若雨也道人
與李公夢陽世父同時世父患頸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
若往聘于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
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慶陽
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戲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

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耶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始悟其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鬬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李夢陽曰子不語怪若道人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謂逃于墨者非耶

赤肚道人徽之黟縣人父贊雄于貲年六十四難子乃散貲施諸貧者爲功行久之夜夢一道人入門魚鼓簡板而歌其生母許年十四亦以是夜夢與父同寤而語合乃大喜已而果娠生道人因名夢仙時正德庚午五月十五日也十歲父沒稍長修父業收息江湖輒淤酒人聲妓之間揮金無所惜母寡溺愛不忍問也最後挾妓鳳仙居燕湖道人年四十矣病羸瀕死數四問醫七年而病日亟篤一日有丐者呼門外鳳仙窺之背負一帛大書大病行工小病行藥因召視道人丐者以手摩其頂大呼曰從吾言則可不則死道人從枕上首肯丐者卽碎諸藥器

而索鳧蛋五十枚酒一甕以右手援道人摟膝上左手且剃且吸頤刻都盡初摟時道人骨節若然有聲後徐徐抱之凡七晝夜而病霍然道人問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淨遨蓬頭也問宅里則東指北海上有石纍纍爲秦始皇所驅不動而號牢山者吾居在焉于是知其爲異人遂掃室焚香涕泣百拜稱遨師願卒爲弟子師亦喜之悉教以還丹修煉之術而更道號爲一了居三年師知能盡其術與俱游浙月餘登天目山忽謂道人曰咄咄善守而道黃白採戰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毋貽後悔言訖不見道人感其言奉道彌謹遂別策石南寺于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姓而自棄妻子雲游天下初入全州之湘山數年更入太和山散髮汗漫或嘯或歌衆莫能識獨閻道人識之閻道人生于元時年二百餘名復初亦長春十四代道孫也相見歡甚朝夕往復共證眞修無何閻去茅山道人屏居一室忽大悟歎曰心性徜在軀殼何爲因投清涼澗中見者驚救道人方泛泛若鳧捧腹大笑已有物墊之而起從此遂不著衣雖嚴冬大雪赤身爲常而眉目間有汗

毅毅若雨下人皆異之呼爲赤肚子云居十年欲訪其師北海上每至中途輒以風雨卻步又或值客要于道如是者五竟不果乃嘆曰豈塵緣未淨邀師拒我耶遂轉入終南山與銅帽道人爲侶銅帽者年可數百不知爲何許人以戴銅帽故名又十年去遊匡廬三年始入茅山訪閻閻已先一年尸解而與左熙之房居焉茅山故多遊衲道人不欲自異更著衣曳覆混諸衲不能辨攘㩴佚挽無所不爲道人不爲動亡何少試功行則相顧而嘻又亡何試治病愈則又相顧而驚稍稍和南奉爲師自是名溢人間四方問病者絡繹道路不遠千里金壇于公玉立冥修好施以德世其家先從閻所聞道人名至則爲築水村居以奉之恭設壇蕩而率其家子姓羅拜爲弟子至是大宗伯王公弘誨請入留都都中上自公卿下及士氓爭肅肩輿迎致其家道人若雲若鶴隨所棲止絕無揀擇尤喜爲人看病不假藥餌視色行法其法以劑爲期輕者一劑重者再劑又重者用符呪或咽或噀起死回生捷于和緩其談道一本無欲所授法蕩佚簡易多與吾儒通至問以仙術輒閉目搖手

日不知不知其大指謂慾未盡絕談無益耳性淡簡毫無所嗜冬夏一衲不襦不袴頂結雙椎椎各一梳每坐定輒叩齒數聲塞兌含漱漉漉而咽之已復用手摩面用梳掠髮以示學者曰乃知玄何病儒而病儒者皆玄異端也黃白彼家亦稱玄可乎軒轅問道廣成帝堯問道齧缺其治平者法萬世玄乎于儒何負哉

鬼神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有來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候之倏然而滅聞井有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于風雨間日悲號于星月有時似人白晝誠有應人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如人隱之則寂然杳然或祟人以禍或祐人以福斯數狀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奏時傍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傍人曰爾何如其然哉對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于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死當死之際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夫魂也者氣也既達高穹逐清風而四散且魄骨肉而

毛髮者也既仆于地化土而成泥觀斯魂魄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爲此也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爲是乃知膚耳其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于顯寂之道必有爲而爲夫何故蓋爲有不得其死者有得其死者有得其時者有不得其時者不得其死者何爲壯而夭屈而滅斯二者乃不得其死也蓋因人事而未盡故顯且得其死者以其人事而盡矣故寂此云略耳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干皆有爲而作何以知之但知之者不難矣且上古堯舜之時讓位而君天下法不更令民不移居生有家而死有墓野無鏖戰世無遊魂祀則當祭官則當其人是以風雨時五穀登災害不萌乖沴不現此之謂也自秦漢以來兵戈相攻君臣矛盾日爭月奪殺人蔽野鰥寡孤獨于世致有生者死者各無所依生無所依者惟君仰而已死無所依惟寃是恨以至于今死者既多故有隱而有現若有時而隱以其無爲也若有時而現以其有爲也然而君子小人各有所當以其鬼神不謬歟云鬼神將無畏于天地不血食于祖宗是

何人哉今鬼怨願怨寂所在某人見之非福卽禍將不遠矣其于千態
萬狀呻吟悲號可不信有之哉
解縉曰神之靈也不以祀不祀爲人禍福故大老呪君子未嘗以禍福
干之而惟循理以求助蓋祀之理如是也彼若嘗于其無聊不平之中
叫號求請無所不至及稍得志外爲剛悻抵斥以欺人一旦遇禍則又
恐恐然自訟其過冀以自免有幸不幸或怨或悔者此豈知事神之理
哉而凡其禍福之倚伏夫豈神之助者抑視其理之可否其所否者斷
非神之所能助也
何孟春曰天下事常者皆理理不可推者爲異雖然物非有異也理非
不可推也人患不明于識而駭有所遇疑心多則非妖卽鬼畏心多則
非禳卽避而茹寃弓祟紛紛于前矣郭象睽車志衡岳劉先生者山行
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穴以避會暮雨止月明見北壁白骨一具
近視白骨倏起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與人談此
此非怪也劉眞氣壯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懷以手指上

下引之隨意羽稍折斷卽不應亦此意也該聞錄李畋昌西橋南舊宅人不可居每至昏暝堂壁下有聲漸起如銅鈴響繚繞宇內至曉始息有焦道士言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感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沴氣蓄在一隅故成妖耳宜徧撤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如言妖不復作二事春喜其有得于理識者于此可以類推

又曰趙飛燕讒班婕妤好呪詛于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正辭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理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李西涯女巫記曰女巫者主呼召鬼神問吉凶禍福祛疾病凡疾病者女醫不能治則之焉女巫者焚香飾盛服或披髮手刀劍自試以神其不能傷或衣錦腰數十鈴跳梁敫號或嘯以呼鬼且至則呼其先名姓曰某爲神某爲女神某爲祟某爲福可禳可除惟令之從祈而聽者曰

某之先誠有是誠有是咸稽首伏地不能起願殺雞羊澆酒化楮以爲
謝蓋人之死者無有不爲神神者無有不祟且禍焉者也又令圖其神
之形于家以祀以禱乃毁其所祝之主而親其鬼之身若是者家有之
焉有所喜則召女巫至鼓歌以爲福有所憂患則因以除之雖湛溺老
佛亦未有若是甚者卜筮而下弗論也彼女醫者于桎梏之若是者將
何如也夫女醫者不過殺人之身而巫亦能喪其心此其又有甚者人
不自愛其身又不有守其心其愚不明又甚矣嗚呼而又豈獨女巫哉
或庵曰書曰土爰稼穡中庸曰地道敏樹土地本生物以養人非犂鋤
不植故爲田有圃者啓闢之餘深不咫尺猶皮膚疥癬耳民用無窮其
動用亦無窮或墉焉而使之隆井焉而使之淵塗焉而使之圬惡可免
哉今之人有疾病卜者輒曰其家動土動土爲祟乃召師巫烹鴨以爲
牲粉米以爲杲設供焚楮以謝之名曰謝土若夫深山窮谷日砍其材
木是擢土之毛髮也日陶其甓瓦是灼土之肌膚也日鑿其煤與礦是
剔土之肉也日琢其石是剜土之骨也曾不聞有禳祟之說假欲爲之

日亦不足矣是何土之切切于其爬搔擿抉之小而忘其錐鉗斫伐之大者哉詩不云乎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習俗之難悟也甚矣夫

毅然曰三代以降其以賢主稱者絕尠至于探賾本原稱達天之學概乎不稍見焉惟漢文帝遇賈傅宣室矣所談鬼神之理雖世無傳其于清淨寧謐一以玄默治之時號小三代此必邃于神鬼者也世儒不達而曰不問蒼生問鬼神夫鬼神卽蒼生也不知鬼神之道而知必不知蒼生之道而知者也孔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厥旨微矣自顓頊絕地通天以後君人不達天人之理世儒誤執子不語神之說而曰世無鬼神解天則曰天者理而已解鬼神則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而已夫天而止于空虛無所據之理也則上古作大淵以諧神人和上下作八風之樂天地神祇可得而禮豈但空空無指實之理而爲粉飾太平之觀已哉馮相觀祲祈祥禳災祈年天宗祈穀上帝豈故備文而爲是牲璧繭栗之末也哉自此大夢不惺君人者遂指宮官宮妾爲現在可娛之樂而事天爲渺茫無味之文冲虛淡泊爲空空無

用之物而四海九州爲六尺以外之事天下國家始寥絕矣夫人所以臨淵履薄不敢自肆者有以制之也朝廷不咫尺之書時不踰頃刻而風驅電迫鼓四海九州于千萬里之外何也有司小而皇王尊也畏其能制我也朦瞽致誦輿人獻規太史紀言彤管紀過合百司庶尹而不能回一人何也一人尊而諸司小也夫臣民小皇王矣豈無有大皇王者哉皇王稱尊貴矣豈無有尊之貴之者哉是以文王得之而昭事上帝武王得之而無二爾心此物此志也鬼神之理耳目所覩記未易縷陳第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如灰飛烟滅茫然無知其于禍福感應皆指爲異端而不足述也爲明王碩輔而死爲操懿莽卓等死耳生前善惡死後冥然夷齊盜跖兩俱亡羊何故爲君子之兢兢業業不敢違居曷不爲小人之暴戾恣睢肆行無忌也乎哉或曰聖學無所爲而然非有希于果報之說也愚則有所畏而爲善此君子之所以三畏帝王之所以欽若昊天也惟我太祖敬天愛人至矣盡矣一時刑政稍嚴遂感殿廷雷火驅逐之變曰陛下赦臣臣赦天下所謂陛下者豈但曰理而

已毓殿而走豈謾然無見而爲英雄語以紿人哉非開創聖神之主不能畏天若此明且確也愚故不避譏彈而爲千古闡幽之語使人知罪福皆由心造而不善者卒不能逃于冥冥則思天地鬼神而究心于返本還原之學者又何待吾說之畢哉

朱以功曰神奉命于天者也官奉法于王者也畏官莫先于畏王法畏神莫先于畏天命天命不顧而圖僥倖于神王法不守而圖僥倖于官不亦謬乎

張居正曰殷之俗先鬼而後禮其治天下多言鬼神盤庚遷都所以諭其神者率言其先世祖宗佐命成功之事若其子孫不能忠于國家則先祖之靈必且請命于天降之災罰高宗欲相傅說恐人心不服則託言夢賚以儆動之箕子殷人也其言五行徵應頗涉窈冥遂啓後世穿鑿傅會之謬至以稽疑卜筮之事與八疇並列又爲人倫若是建皇極殷五事兼三德用八政則誠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大抵神道設教用以誘導愚陰以翊皇度聖人所不廢智者唯心知其意而無泥其

說則可謂明也已矣

于愼行曰國將興聽于天國將亡聽于神非虛語也閩主王昶作三淸殿于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太帝老君天尊像政無大小皆巫者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此所謂聽于神也然則神果有之乎曰吾不知也正使有之亦亂兆耳天下有道其鬼不神陽氣盛也夫惟㵼奥之方昏翳之地神得而主之辟如人家有鬼物爲妖陰氣盛也

往行

沐春字景太黔寧王之子封西寧王諡惠襄世鎭雲南夷人嗜異端有得胡神肖像于舊井者訛言沸騰有神異傾城駭觀至萬人公立命焚之通衢識者知公不惑于怪誕

武安侯鄭亨治大同極著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狗豕皆走避之不謁神祠惟騎馬過城隍廟前則舉手曰大哥好好照顧其他寺觀祠宇一不顧也

楊一範字九疇鄞縣人文懿公之祖也永樂中有巫稱龍神道禍福如

嚮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公作文令人讀以諭之弗止躬往見巫捽其首痛毆之巫匍匐于地洒然以醒時擁巫羅拜者數百人皆驚散去

曾翬字時升太和人宣德八年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天順五年爲山東右布政使所居官署相傳有妖前任者不敢居公居之不疑既而妻子沒于署衆因勸公它徙公曰死生命也妖何能爲

張瑄字廷璽號古愚又號拙翁江浦人又號觀庵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方爲吉安知府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且冠裳聚衆迎送以徼福澤公禁之弗聽出遇諸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公遘重疾郡之父老皆曰鬼爲祟也請復之公執弗許病亦尋差

陳道字德修番禺人天順甲申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嘗爲金華府知府府獄故在治外人得出入狡獪之徒肆爲敎誘公命限以高垣有古木當垣合抱民祠以爲神伐之而公適有小疾或以神之靈恐公公不爲動樹竟伐而公疾良愈

胡敬齋先生嘗夜行山曲問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之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亦不答復笑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無伴夜休行公前行不顧鬼遂不見蓋先生正學君子鬼物非故爲狎侮亦愛公警公之意

熊翀字騰霄號止庵□□人□□己丑進士初授武進令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少齡設敎南壇從遊者十許人忽一夕覩一絕色女立松樹下衆皆錯愕走公略不爲異女竟滅遂以刀刮樹皮大書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乃明日夜半雷劈之至今人赫然

李瀚字叔淵沁水人成化辛丑進士初知樂亭縣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樂亭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祟吏茲土者多病死人爲公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爲童子師性伉直不詈人過母喪發引倣家禮去幡幢鼓樂用人爲方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踧雙鞵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

縮頭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

蘄水王公啓善任金滄道兵憲衙枕山起竹木叢蔭內常失牲畜人言往蒞者甚苦失物一日公讀一樓下聞樓上聲響大作公怒拔劍登樓視果見異形奔避遂爲文欲以關白點蒼山神夫人曰鬼無祀故爲厲使更得罪于幽何忍不若祠之爲衙後土地公從之自是絕響

鳳陽有通判某者甚愛妾其妻妬甚因日撻妾竟斃之裸而掩諸溷中遂爲祟殺其妻之弟復殺其妻通判瀕死者亦數矣後遷去遷者假宿其中終日擾甚皆往白守守審之皆曰判之來也輿而葬且七焉今歸五耳一爲夫人以柩往矣此一無聞焉妖其在此乎守遍鉋諸地無有也頤之得諸廁屍立而僵覆之浮土尺守憐而爲衣周身而棺之改瘞焉且爲文祭之曰汝爲嫡死嫡以汝亡汝亦何辜瘞汝廁旁葬汝于郊祀汝于壇汝其速往無有後艱自是妖絕矣

古北周漢以來戰塲多奇鬼有無頭者有無手足者有長大異常者有眇小幾希者有痛哭者有叫號者其狀甚怪日暮郊外爲妖或擲人以

石或擊人以拳或推人而入于谿或挾人而藏于山或侵人而病死或
眯人而顛狂其事亦甚怪萬曆六年二月八日夜軍人徐敖自郊至家
攘臂語曰將食食我將酒飲我目瞋瞋視人家人進食食之簞食之有
二而豆羹稱之尚未飽家人不敢進食輒攘臂而起曰我不食且三日
矣數年而就爾一飽爾吝者耶復呼飯幷酒家人大恐共持刀向之則
恐曰不飽不行不醉不去爾持刀何爲有陳第從者傳羔走第曰敖中
餓鬼命在旦夕且遡其狀如此如此第取片紙書云古北正神其速逐
饑鬼毋使留命傳羔就其家焚之焚畢敖曰敗矣敗矣速開道使我遁
去言竟有問而寤曰吾安得在此家人問其食與語俱不記曰日暮至
河上忽跌而熟睡其睡而起起而至家不知也于是復食里人聚而觀
之陳第曰仲尼不語怪非無怪也語之而莫可窮詰故存之而使人自
悟今敖爲饑鬼可得而言也其饑而食食之而如是之多不可得而言
也以敖之腹簞食豆羹足矣又益之至足矣今乃十倍于平時腹又安
能容之夫鬼雖爲厲亦一氣耳故若無若有若存若沒豈眞有腹形可

受食糞故以爲在鬼之腹是氣而非氣以爲在敖之腹是形而非形矣不在鬼腹不在敖腹食糞安所置之况敖寤而復食果不在敖之腹矣是皆不可知也者故曰子不語怪果不語乎抑亦不可得而語乎

張伯起記明經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待試輦下中煤毒暴死張無子一女曰喜者納于鄉李上舍子聘未行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經紀其喪閱篋中裝有珠一封識而封之因乞假護喪歸張婦出哭面謝備陳所爲經紀事李怪問之張婦曰先凶問未至前妾夢夫君倉皇歸自言中煤毒死賴親家爲力畢喪其行橐皆李所識無失也我今爲上帝所憐命爲都城隍當時時歸視汝歸則壁中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謝李故異焉然亦始死魂魄未散耳無何而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久之隣人亦聞其家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如此者五六年一夕

李夢張至謂曰我因數數顧家帝復遣我生人世投高唐州城外林秀才家爲子秀才名接武後六年君謁選當貳某邑時則喜姐已適君子攜之行經高唐須遣來童訪我來童其故臧也李驚悟而識之及期謁

選果如夢所擬已攜家過高唐遣來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林秀才接武者人云前轎門外有兒坐其問者即其家也來童至兒即呼之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來童拜且泣時聚觀者如堵既而曰李親家來乎曰來喜姐來乎曰來曰可趨之來我思見之來童去久之車駕馳至則李夫婦與喜姐來也兒初持李泣且謝李婦欲提抱之卻去不可曰親母無兒我我固親家也已攜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又言京師為汝贖珠一封非汝翁封識汝幾不得珠矣是時曹侯鐸守高唐聞之上其事于郡伯羅一日羅大都受于學宮今吳邑傅明府伯俊為諸生與焉羅云高唐有一異事業已召之當令諸生見有頃林抱兒入兒長揖稱羅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林教以爺稱兒不應強之則曰先師羅因扣之曰兒今日知為兒也為成人耶亦不應再問之則曰師以我為兒也為成人耶衆皆悚然傅因問前世中某科鄉試則曰達其道榜問某題曰一人定國餘皆以次述之問能憶前所作乎墨卷七首尚能成誦餘不盡憶也此傅侯稱

說所目擊云且云此時兒可十二三存否不可知卽存其能憶記前事否亦不可知惜無好事者過高唐再訪之觀此則知羊祜前身爲隣家李氏子事實有之雖其人已死其神靈之不可欺有如此第令張客死時李有侵漁其間當媿死矣故特筆之令世人負鬼責者知所儆矣

燒煉

前言

何孟春曰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藥五兩卽置鼎中煑之成黃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子貴今不謬矣終能守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范文正公在南京朱家時學于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爲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游遠方未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册文正不得已留之

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此事當時知者非一文正之賢固非永儔之所能及也胡叔少與一僧善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世當盡力他非所冀僧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楊楷爲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楷試之皆驗欲授以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竇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爲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是三人者皆能不爲此吾知文正之賢尚不足以此稱其難也蘇黃門龍川志略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開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有得終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于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與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書曰公

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愼勿傳也子瞻許諾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曰悔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爾公愼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嘗竟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于授人而爲之得禍者豈非睢陽生不應永德之求所謂慮損君德故耶子由又言謫居筠州時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文祕其術問之不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爲聰盜其方大類扶風僧所傳然文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而孫公談圃記子由嘗爲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以爲神仙之術天使濟貧必待其人然後傳子非其人遂不復講若子由其人固亦能不爲此者也

楊愼曰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大衍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眞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眞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予意平叔猶及見古今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日楊邛崍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敍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敍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末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

說旣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敍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止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笑也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蕩產成者萬無一二陷者十有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眞而無求于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敎也

劉仕義曰細閱悟眞篇乃是奪胎換舍之術甚哉張伯端之不仁也縱使靈丹可誠長生可致仁人君子必惻然而不忍爲此矣楊子雲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殆謂是歟

朱以功曰或問仙可學乎丹可煉乎曰無問我可不可且問汝能不能旌陽非吾鄉之所謂仙而能丹者乎當其時以淨明忠孝立敎以點化施濟爲功汝能乎不能乎又聞之漢鍾離以黃白之術授純陽純陽問曰久後可變否鍾離曰五百年後乃變純陽曰得無誤五百年後人乎

鍾離深賞嘆之故能乎不能乎若果能遵淨明忠孝之教有存施濟不肯誤五百年後之心則爲仙可也爲聖亦可也然則聖則不離乎人倫日用而爲之也順仙則不免于遺世絕俗而爲之也逆順則易逆則難盍亦學其順且易者而已矣

往行

魯王檀母郭寧妃其妃湯信公女王生兩月而封洪武十八年之國兗州幼聰敏好文學善歌詩好餌金石二十二年發病卒命禮部尚書李原名議喪禮上曰父子天性謚法公議朕不得以私恩廢公議可謚荒

徐文貞之柄國也上時慕玄術多所服餌公往往持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比而爲妖妄煉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爲先天水銀長生之藥上以問公公力言其不可輕餌乃已又以乩嘗請而不下問公公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所遣使搆結得上旨乃能答今不得上旨故不能答耳且藍田玉胡大順譸張罔喝以抉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妖露論死

周公奕字叔大金齒人以舉人嘗爲灌令以母老乞改雲南府學教授嘗遇一方士願以丹術授先生其法能以藥點鐵爲金先生曰多金何用而盜造化之權也竟謝卻之居常戒子弟曰吾見世人溺內外丹大惑也內丹何如寡欲外丹何如節用人以爲名言

嘉靖四十四年陶仲文徒胡大順選萬全書一帙併鉛藥命子玉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以通內監樞獻之帝問曰此云箕書夫箕何在田玉詐旨徵大順入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復命司禮監鞫得詐傳狀皆論斬樞斃于獄

李重字威甫嘉靖人本農家而不辨五穀獨能彊記有以奇詞異義相質者爲言見何書在某卷無謬者嘉靖甲午中鄉舉試爲深澤令與諸生討論日夕不倦縣務委積不能辦也解任民追送出一方以獻曰藥成可點鐵爲金重謝曰是非以福吾子孫也焚之白首食貧不厭糟糠云

殷公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莊

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籍博士屬中丞蔡公經建胡尙書書院于
濟學使試郡邑諸生拔其尤肆之公以垂髫與焉方生在諸生中最少
而貧嘗與一羽客游羽客見公苦學不自給欲以煉藥訣授之公笑曰
吾有帶經食力奈何以丹砂誤人謝不受

毀淫祠

前言

吳廷舉爲順德知縣禁淫祠條約曰本職近因賑濟親到此屬龍江龍
山二堡地方循行郊野見有五嶽神廟塑立神像戴冕凝旒執圭稱帝
割牲釃酒費出士民主祭司香權歸巫祝諂諛又甚褻瀆尤多殊不知
五嶽惟五方諸侯得以祭之其法則除地爲壇削木爲主祭以二神號
以本山有事則天子遣官以炷香無事則守臣封扃而致祭其禮至重
其分至嚴今每鄉數廟每廟五神是庶人而僭諸侯之禮是以三公而
擬天子之稱廟宇幽沉既失立壇之義儀容儼雅又乖作主之規臧氏
之祭不足以盡其過季氏之旅不足以比其罪及照本堡及大良等堡

野鬼淫祠充閭列巷歲時祭賽男女混淆甚至強盜打劫亦賽神以壯胆刁徒興訟必許愿以見官似此乖違俱當究問本欲施行于既往庶幾懲戒于方來念小民之無知由長官之無道若非敎而後毀終至毀而後興非徒壞我民心抑且傷我民力合應禁毀以正幽明今備榜曉諭通縣百姓各宜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敎訓子孫士農工商各專一業錢糧稅課不失其期四時八節各祭祖宗春祈秋報各祭土穀毋敎唆詞訟毋搶割田禾毋害衆成家毋欺公玩法毋學賭博賭博必傾家毋學爭訟爭訟必喪命凡其遷善去惡之路是皆消災弭禍之門不須諂分外之神原闕文

黃省曾曰原闕文平之日豈易驅除況甲里久次征役無逃敎雖屬于異端民實同于赤子五臺者方拜官以調蕃少林者每出師而攘寇兩京象守之俱新萬國叢林之如故豈宜吳郡獨有更張若此方必力于撤廢則天下當概于捐消即今存否之間便非公普之略究其本始則三國六朝之經營考之乘牒則宰臣良牧之偏列或王氣所在而鎮以禪

林或禍地所歸而誣爲祇苑且夫伐木者止于鵲巢灌地者避于蟻穴彼已棲託于百世茲乃攘奪于一朝使之离居沙門則不可返之家族則不能將毀者已劇憤心姑停者皆包異態川太壅而波生人過迫而狂作于城郭猶憑約束在海濱或至跳梁萬一蜂蠆之與誰任激變之咎且命言一下求者紛如鈔沒非擅行之舉宮殿非可據之場歷年瘞埋之骨莽發掘何堪萬歲視鑪之聖神毀壞安忍以縉紳之盛麗雖百地之贈不以爲恩在披剃之荒涼得寸土之依亦堪活命割無辜覆冒之錙資富貴嬉遊之所佃價輕微無益于府藏流民播蕩有損于邦基况古刹俱亡淫祠皆在猶望慎之又慎思而更思審除私創實答公移若釋必欲遣之歸宗則棟宇亦當聽其自鬻則人心有輯隱禍無階僕非有愛于宗風但實深憂于國事釁皆起于紛擾道莫貴乎安綏須乞採納芻言俯察祀典上瀆台嚴莫任悚慄

張九功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正則人心正今聖明御極修明祀典然則朝廷常祀之外尚有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雷聲

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玉闕眞君元君神父神母之祭諸宮觀中又有
水官星君諸天諸帝之祭非所以示法于天下也乞勅禮部稽之祀典
盡爲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之事通爲禁止上是其言命禮部會官考
詳何神立于何代何神有功于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典否明
白具奏于是尚書周洪謨等會議謂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凡前代
所加嶽鎭海瀆封號郡縣城隍神號盡行革正其忠臣烈士亦止以時
封號稱之凡異端亂正之術一切有禁所以正風俗曉人心者至矣伏
望以祖宗爲法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此外凡有齋醮禱
祀之類通行罷免不惟絕異端之姦亦可省無益之費仍勅中外凡官
親祠廟非有功德于民不合祀典者俱令革去間有累朝所建難于輒
廢者亦宜釐正名號減殺禮儀庶盡以禮事神之心

往行

郭敦字仲厚常邑人洪武癸酉舉人初授戶部主事歷官戶部尙書嘗
爲衛輝知府城南有軍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讙譁若狂公禁止之已而

得風眩疾吏民勸報祀禁弗聽疾亦瘳

廣東南雄府學有淫祠中塑女子像號聖姑師生媚禱虔甚永樂十三年吉安永豐彭公勗以進士乞殊補得教授南雄聞祠事欲毀之未言也未至郡百餘里一生來迎候甚恭公問曰子此來非有宿戒子何自知之生曰然初不聞公爲郡教也乃聖姑見夢言之且道公邑里姓氏甚悉遂遣相候耳因從容言聖姑之神異以感動公公益惡之抵任積薪祠所擬以夜往佯爲遺火者因而焚焉生又夢聖姑來曰此翁意極不善子爲我言之即不聽者吾亦能爲之禍一二日之間當先死其奴後若干日子死若干日婦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俱以告公不爲意數日其奴詹果暴死家人懼潛禱而蘇公聞之怒登時投炬焚之後其子婦相繼死期日皆如女神言學徒咸勸復其祠不許至期公竟無恙生疑之一夕復夢聖姑來因詰其言不驗神謝曰吾鬼也安能生死人彼死者自是命當絕吾特前知之以相恐耳公貴人前程遠大吾尚畏之何敢犯耶公後以御史提學南畿爲師儒稱首仕終按察副使

祝參政顥初爲給事嘗奉密旨查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寺極弘麗僧言某巨璫以密旨所建詞色倨慢公不聽立請毀之

張昺字仲明號棟莊慈谿人又號寓庵故都御史楷之子也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副使初爲鉛山令縣城南有西洋廟頗靈怪旁郡男婦相率祈禱充斥道路公惡之毀棄神像據厥殿宇置便民倉焉而并撤淫祠數十以葺公廨移文道路告諭以禮又鄉落一祠民祕之獲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夢神懇曰公始恕我翌日召鄉民責毀之神忽降于鄰邑小民曰吾被張公毀廟無可寓寄公正人吾不敢犯願借片地暫居公去祠可復也汝不敢從五日內必及禍民初不信未三日果煩懣嘔吐送神乃瘥家人羅拜爲之立廟

羅安字時太號南洲廬陵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貴州參政嘗爲山東僉事提督幾輔屯田抉摘姦蠹直聲驟起寧津民倡創東嶽行祠庀材範銅奔走遠邇公下令亟毀之材木移葺黌宮銅像銷爲祭器

王雲鳳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有汪公者語之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

事勿毁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眞
確則可見之不眞確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病不得不
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嘆服
彭惠安在刑部時司學有五顯廟公立命碎其像易以清獻趙公神主
寅寀相觀濁風爲之一變
耿明字晦之館陶人登弘治丙辰進士授貴州道御史輦下論列無所
避忌巡按雲南周行箐棘間以退徼有司多不檢露章劾奏數十人嘗
慮有民家子爲妖巫死復甦事發巫論死有司以謀殺未果矜之明曰
此輩妖術所殺不知幾何人幸發之不當宥亟命戮于市遠近稱快
林司寇公俊莅仕刑曹陳白沙薦至京公日與講學有得時妖僧繼曉
挾近倖梁芳以秘術進蒙殊眷公上疏請斬繼曉而黜梁芳憲廟怒下
詔獄加刑公對益厲謫姚州判王端毅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會
元日星變憲廟感悟敍復南京孝宗踐祚廷臣薦擢雲南憲副俗崇釋
信鬼鶴慶普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

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像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卽止

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毁邊方諸淫祠三

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廢撤其材新之肅皇在藩邸知公名召起公刑

部尚書屢上章疏思竭忠悃以報知遇後以倖璫崔文事執奏忤旨遂

乞歸

馬端肅文升爲左都御史時孝宗初立太監陳喜以方士鄧常恩言誘

先帝于嶽鎭海瀆俱立碑爲隱語下寘寶物厭鎭文升請悉仆碑發函

入寶物于官從之

陸大中丞錮嘗爲[　]慶知府郡大旱公爲禁屠弛刑靡神不禱民間謂

龍王神最靈遣官迎之則聞有巫者托神妄爲公詣神祝曰龍神物也

土木非龍也三日無雨則曝六日則焚六日無雨果焚之大雨如注禾

乃登陞貴州付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銜枚疾走公怪之左

右對以苗王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象梟

梟然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而請罪公曰是何

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

胡瓊延平人正德十三年巡按貴州威望風采凜不可犯先是黔俗鬻鬼巫覡陰操禍福權以惑人瓊首厲禁之毀淫祀不在祀典者數百所治巫覡如西門豹治鄴故事一時民俗丕變

韓紹宗爲福建副使無吏廨而右有奶娘廟官屢欲毀之而惑于閩俗公遂改爲吏廨無一人譁

嘉靖元年人有建議毀京師淫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埈一夕發檄偏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後埈歷遷湖廣副使絜綱振紀禁奸韓良執法無少撓屈貴戚大家咸爲斂跡一時稱良吏焉

吳憲副達爲興化太守日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君諭民曰徒徼福而不卹災蠹也當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適至衆驚服莫敢譸幻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初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祟其縣中豪舞訟訟者欲以驗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

訟祟鬼于公公徐收其紙曰旦夕易草移城隍所明夕祟來謂女曰何致是我且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臺使者行縣饌羹偶垢墨使者疑有毒公馳往取羹對使者立啜盡一器使者悟爲起謝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七目錄 續編

災祥

前言

高皇帝　席書　周相

劉仕義　于愼行　袁表

鄭德溥　徐應聘

往行

張國賓　楊繼宗　韋彥質

陳洪謨　陳瑄　黃卷

劉仲啓

報應

前言

王褘　何孟春　鄭曉

程敏政　張時徹二則　朱以功三則

鄒維璉

往行

李孜省　熊汶　張惠

周瑛　孔鏞　張悅宣武

李嗣　張昺　潘塤

屠大山　盧雍　何起升

胡大順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七　雜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災祥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古今通言世有禎祥妖孽其禎祥以應善人妖孽不善當之雖聖人愚夫愚婦莫不同心一志好禎而惡妖然嘉禎之心固篤爲善之心不厚是以妖禎反常者有之如其道者有之昔春秋孔子覩麟而絕筆舜得鳳凰來儀而天下安近代有元將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而甘露降靜思禎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憂惶所以憂惶者正爲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必災而必禎其禍福兩忘者有之若以禎祥而非我之兆或福漸臻若以妖孽之爲害必逼其身肯日新不已其禍消矣故前代忠臣碩士若有妖魁之作必致君宵衣旰食以回天意若見禎祥之急奏恐兆他人非天恩于已也時以警省務在四海咸安誠爲

良法也今洪武八年冬十一月十八日詣齋宮祀上帝于圜丘當日省視壇壝道經松下忽見森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此必天垂甘露矣試採而啖之入口甘如餳糖誠然天恩下墜未審禎兆何因而何人矣特召諸臣從行者共採而食之更勅儒臣以歌咏其來去後不兩時也人各以詩文來獻符禎稱祥者比比皆然專屬無憂豈不賴禎以忘危乎朕之所以聞祥而憂覩禎而患以近日以來雞鳴半夜乖逆之氣不數日見于辰申況土木之工並作不得已而爲之者此皆上帝之所惡也惟恐不得答心驚晝夜如履薄冰豈敢以甘露之降禎祥以爲必然者也

弘治十六年雲南景東衛雲迷霧慘晝晦八日陶子孟等處地震雷火上命樊公瑩以刑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巡視雲貴瑩奏黜貴州一省參政等官三百餘員意謂致此災者雲貴各官不職所致也于時戶部郎席公書上疏諍之其略曰此等災異繫朝廷不繫雲貴繫天下不繫一方在近政不在遠政在大臣不在小臣謹案春秋梁山崩不書晉者爲天

下記異也宋史載眞宗朝彗出應在齊魯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尚一方耶詔求直言減膳避殿而彗星滅推古證今雲貴災異不尚一方可知矣今中外皆曰上有堯舜之君惜下無臯夔之臣故使陛下稟堯舜之資斯民不被堯舜之澤者諸大臣之過也使陛下享承平之世不能率祖宗之舊章諸大臣之過也使陛下不能燭左右之奸知閭閻之苦者諸大臣之過也及政事乖悖陰陽忿伏天地不和之氣偶見于雲南當國大臣何以逭其咎哉今賢者不知自陳不肖者未經劾免而司風紀者亦未嘗舉奏大奸大貪以答天譴乃議請大臣前去雲貴考察賢否欲移大災大異以遠方官屬當之此何爲耶漢順帝遣八使行天下表劾忠奸御史張綱埋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肆貪恣横殘害忠良謹條無君之心十五事帝知綱終不能用至今惜之侍郎樊瑩受風憲職巡察奸吏使能卓持風裁劾奏官吏不法者數人大臣失法者數人雲貴不必遠巡山川不必告祭而災異自弭矣今大貪尚肆而大臣引退者不聞一

人貴州偏落考退官員乃至三百餘員雲南一省又不知退幾百人以此而期弭災異此又何爲者耶臣又竊有論者雲貴二藩僻居萬里苗蠻雜處鬬殺相尋士不願生其地官不願官其所官于此有妻孥不能給贍有窮人不能還鄉今黜退官員幕職倉官有焉巡檢驛丞有焉是數官者以虐暴不能淫刑以貪饕不能賣賄以此區區小官用當赫赫大變臣愚不知所以也今察雲南以必出大處故也若以災拘地方則貴州原無災異官之被察也如此何謂若以罪由來魯則雲南初非所部天之降災也何緣也若曰二處相隣則四川亦在接境移此加彼延西滝東臣不知所以也以去歲言之湖廣江浙諸處或地震軍民房屋或風撼人畜生命或雷雹殊常或流火迭見或猛虎在處傷人或山蛟同日出地淮陽等處流移載道餓莩塡途災異之甚不減于雲南今議者獨察雲貴二處不及各處官員豈雲貴多貪墨各處皆廉白臣愚不知所以也前此數年有星如輪殞于山東禹城縣大石數塊近年有物如黑黍者雨于四川忠州議者不罪禹城忠州官者以事關國家非緣

州縣故也雲南災異大類此者在彼則原其無辜在此則謂其有罪臣
愚又不知所以也臣一聞瑩不覺心思失平近讀明詔令斟酌去留復
令查實來看臣有以見陛下仁同一視明照萬里出于尋常千萬伏惟
陛下益隆天地之德益溥日月之明乞勅下吏部再行議處將令雲貴
被察官員待今冬會朝考察時應黜者與各省官同黜應留者與各省
官同留蕩蕩平平無偏無倚此天地氣象帝王規模如此而天心不感
天變不回臣未喻也書之名自此益著其後議大禮以禮部尚書入爲
大學士瑩後爲南刑書卒謚清簡
禹相疏曰竊惟黃河之清所以應聖人之出天生陛下爲中興之主固
宜有是澄清之徵然河之未清不足以虧陛下之聖清而張大喜祀之
臣恐諛佞之門開大非陛下遠宗帝王之意臣嘗聞之伏羲之時圖出
于河禹時書出于洛文王時鳳鳴岐山成王時海不揚波此皆帝王之
瑞而今昔所共誇者然四聖人不聞有致祭于河洛山海之間而瑞傳
于今益烈今陛下黃河之清固與四聖人同瑞者而獨遣官致祭者豈

不自異乎聖人哉夫以陛下敬天勤民七年而始得與聖人同瑞以一旦祭非其禮尙不得與四聖人同傳後世爲天下法豈不深可惜哉禮官不能遠稽古昔以大將順之美而獨近操宋事以襲凡陋又不重可惜哉且河之清河效靈决非區區河神所能私者今獨祭諸其側得無棄本以從末而河神又焉敢貪天功爲己力乎奉答神貺亦非所宜臣仰窺明旨免賀則陛下亦既昭察禮官疏請之非典特以聖度包荒不欲直拒人故姑准其遣官祭告一節以示不當從之意但聖意淵微類非臣民之愚所能深察臣恐繼是以祥瑞獻諛者或踵于四方也臣願陛下特罷其祭修德答天親賢納諫稽古垂憲且三復太祖高皇帝諭丞相汪廣洋之言勅諭天下臣民凡祥瑞不必奏凡災異蝗蝻卽時報聞如此則聖德有徵天心悅豫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宗社臣民不勝慶幸臣冒昧觸瀆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劉仕義曰嘉靖甲寅秋南京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于簷下不數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頃四散時楊公宜爲總

督甚怪之然竟以無恙厥後庚申春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中夜喧呼圍之遲明忽擊督署毀拆一空遂執黃公捶死之大中橋坊上懸之三日揭旗鳴鼓一時稱亂劉誠意安撫之乃定此正所謂蜂屯蟻聚妖孽之不虛作者也然不及于楊公而黃公當之者何也嘗思之蟻聚之異乃厲聲所致楊公寬厚仁愛厲不能及之黃公嚴刻持法太苛嘗因國用虛耗諸凡冗食悉奏罷之以故萬口稱怨遂及于禍豈非以厲召厲也歟嗚呼君子為國家當事有大拂人情者貴通融處之否則必致生變觀黃公可以鑒矣

于愼行曰王欽若在泰山初獻靈芝千本再獻至三萬嘉靖末年泰安進靈芝亦至數百本初疑其不眞及行泰山谷中士人道人為求木芝頃刻得數本蓋金石之芝亦自難得若木芝則燕齊所屬深山大谷往往有之而泰山靈氣所鍾故多芝草其動至千百無足異也乃輒以為上瑞薦諸廟朝則不可勝獻矣

袁表曰災異之來可懼也亦可喜也遇災而懼未必非福遇祥而忽未

必非殃故孔子于春秋書災異不著事應惟欲人君之恐懼修省而已
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
其禍福傳以洪範至向子歆治左氏工災異之學故五行傳自二劉倡
之班固志之而歷代史氏莫不因之然于妖孽禍福痾眚祥沴之類必
曰某事召某災證合某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不特董
劉互錯而一家父子之言自相謬戾可勝嘆哉故蘇老泉鄭夾漈皆立
論闢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以爲本無事應則矯枉而過正矣不如蘇
論之正大云
鄒德溥曰夫雹可爲災乎雹固有爲災者矣未可槩以雹爲災也洪範
五行傳曰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霧盛陽
雨水溫暖而陽熱陰霧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霧者陽脅陰也雹者
陰脅陽也由斯以談愚不謂雹爲天地之正氣也然愚以爲氣而既有
陰陽矣則安能必其盡無雹哉而奈何文之以爲脅也自脅之說出而
雹始列于災矣試跡耳目所覩記何年而無雹乎人試跡書傳所載秦

漢以來何代而無雹乎是何陰陽相脅之數也蓋古之雹有傷人者矣有殺燕雀者矣有害麥禾及桑者矣此則誠災也以雹之能爲民物害也而概曰災則雨固有毀稼者霜固有殺菽者將亦概指爲災可乎大概指雹之爲災者過而必曰斯災也以何者致之則尤過蓋古之論致雹者五而愚皆未覩其據焉則以往事折之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則雨雹乃柔斷如漢武立相使人泣而不敢受相印然而雹大如馬頭何也洪範傳曰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則雹殺走獸乃用賢如宋仁宗稱君子滿朝然且大雹雷雨雹何也京房易傳曰飛雹下盡樹木收害五穀者君賦斂乃恭儉如漢景至三十而稅一然且雹大者五寸深三尺何也蔡邕曰霹靂雹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乃愼獄如唐太宗至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然且丹迺北永等地雹何也春秋漢含孳曰耑以精並氣凝爲雹宋均注謂若魯僖脅于齊以妾爲妻感陰水氣所結而解乃抑情正分如漢文王袁盎引卻愼夫人坐而不罪然且雨雹如桃李深三尺何也魯昭之制于臣也而雹宋高之嫉賢也而雹漢仁

之好德也而雹漢桓之殖財也而雹漢景之薄斂也而雹漢和之用酷吏也而雹唐太宗之愼刑也而雹魯僖之以妾爲妻也而雹漢文之妻妾異等也而雹奈何舍其所不符而偏執偶合者以爲據此則愚之所不敢信也然則值雹之爲災者將曰非我所致而莫之省乎天人一氣也而人君者又處乎天與人之間手足通焉者也君德之和也而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其不盡和也而後天地不和之氣應之曰其闕者之謂何與夫應者之謂何則未可卜知也君人所爲勉謹天戒者毋亦兢兢乎曰修其所不足庶幾德之無闕以格天耳桑林之禱也而曰政不修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彼其躬自省察至不知何以召之使之于此而修焉求之于彼而修焉此奚所爲敬天之至也子之不得于親也則亦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若祇曰吾以何者致親之怨而姑易此焉則其所以怨慕者亦淺矣夫苟值大雹之爲災也則如諸說所稱攬政權進賢德省刑罰薄稅斂正名分無一而可弗省也愚獨謂非省之于此而止也中豐曰聖人

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彼聖人以至德而感天地之和至使日南無驕陽斗北無伏陰則并雹而無之固有是理如欲盡弭雹之策意乎君相精乎聖德然後可

徐應聘曰問者曰天雨雹自古有之求其說非一也禮則以爲仲夏而行冬令所致也穀梁則以爲臣侵君之象也京房則以爲君賦斂也焦貢則以爲凌人怠惰也五行傳則以爲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也五行志則以爲掌寒之罰也蔡邕則以爲刑誅繁多之所致也唐五行志則以爲人君信讒殺無罪也此其說非一也考之前代所書雨雹則魯昭公之四年僖公之二十九年景帝之二年若元封若地節若永初若和平若延先若永先若晉永和大和大興若唐乾符若宋熙寧可考也其他無論卽如文景恭儉宜無以致之熙寧中河南州雨雹異甚而其明年河州平番戎授首甚衆說者以爲豫告克勝之符此人何以稱焉予故曰不知其爲何祥也然而何以知其爲異也夫雹從天而下也從天而下者有雨有霧有霜有雪雨吾知其爲濡霧吾知其爲潤霜雪吾

知其爲䨴至于不爲雨不爲霧不爲霜不爲雪而爲雹其雨則或春或夏或秋無常時其形則或如梂李如杯棬如斗如釜如盂升以至怪而不可名狀是不可知者也不可知是以知其爲異也然則何必問其何祥哉毋亦警其身而恐懼焉修省焉而已矣父母之于子也順則有愷悅不順則有拂乎中動乎外有愠有怒有咄咤有嗔讓有提撻爲人子弟當引咎創艾蒸蒸然夔夔然以和其親親和則無不渙然釋者或湯之旱而禱也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予以爲此六事者誠以自責卽雨雹不爲災可也將冬之愆陽夏之伏陰日月星辰之外逆山川昆虫草木之妖異無不消弭而諸福物可致之祥畢至焉可也若曰以某事致雹雹爲某事當得其應此則星史之占卜祝之守予何知焉

往行

洪武間句容有張國賓者其弟國瑞家中生並蒂瓜獻于縣尹縣尹進之朝廷朝廷薦之宗廟有歌誦傳美于時後張氏兄弟爲同姓者被法

株連皆棄市二首連結具髮正類瓜之並蒂人謂非瑞乃禍兆也國賓
子三歲發赤水從軍生四子子生十一孫在赤水生子孫一百餘人一
子商于四川亦生子孫百餘人一子後居南京子孫亦百餘人凡四五
百丁則瓜瓞又爲瑞徵矣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誠哉是言也
嘉興郡在黄龍辛亥由拳野稻自生遂名郡以禾興距今成化癸巳幾
千三百年矣楊公繼宗爲郡嘉禾盛生每莖離根一節間又生一莖秀
二穗或離根三節間又生一莖秀三穗或生四五莖秀四五穗歷歷經
司連缸栽稻一本一如之郡民范俊等獻于公謂公德政徵公謝曰郡
志古有是瑞此氣運循環使然耳然人益重其謙德云公守郡九載去
之日郡父老擁車前不使行有拖其履欲解留者彷徨道旁久不能違
驛門爲折公命取篋中衣謝父老父老前爭得衣公遽得登舟行
海和尚人首鱉身足差長而無甲舟行遇者率虞不利弘治初席督學
大僉淮陽章彥質先生將視學瓊州陸至徐聞方登海舟此物升鷁首
而蹲舉舟皆泣謂有魚腹之憂議將禳之先生方嚴人不敢白也詰旦

抵瓊留十許日試士畢泛海而還若履平地後遷福建憲副考終于家語曰妖不勝德

陳少司馬洪謨守漳之三年有番人居海濱者見有大鳥飛過遺一尾于水邊長七尺五采炫煥衆以爲鳳尾拾以來獻翁命寘之庫中略不爲異後鎭守太監遣人來取荅以久焚之時服公雅量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云某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獼猴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璚欲同奏于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承旨取觀何以應命艾公乃止

黃公巻嘗爲山西僉事治太原麥大熟其半皆雙歧而七穗吏以歸公公曰天也吾何敢叨則請聞之朝公曰昔不聞災而今聞祥豈吾任哉豈他藩有以嘉禾麥上而得賞比比然矣樵者得白鹿獻公擾之圃馴若家畜然或謂當進之朝公曰是又且以瑞麥嘗我毋如我駭何

劉仲啓太和人吏部尚書槎公翁之仲子也嘗判陝州州治舊有邵公

祠祠有怪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仲啓知其怪從祠旁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花鮮艷殊常卽命拔去之池水爲之赤怪遂以息

報應

前言

王公禕曰蜈蚣與鷄不相類也而其仇最甚鷄見蜈蚣必殄而噬之被蜈蚣螫塗以鷄涎痛隨愈然鷄死蜈蚣輒入其腹齧之不置蚊與鼈不同羣也而其怨尤深鼈被蚊嘬無不斃而人欲避蚊者粉鼈甲骨爇之蚊聞其臭率皆避去卽不避去無能生存者夫蠢蠢之物有知無識者也蜈蚣見殄于雞鷄雖死矣必復其仇于旣死鼈見斃于蚊蚊固生也猶報其怨使不能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操害人之心而不顧仇之怨于己亦何其不善自怨也哉

何孟春曰天可徵者惟人人可恃者惟天天寄人以視聽人受天爲聰明天人一理也三代已根此論然後世天運人事每失傾應豈眞人衆

而天未定固有在邪抑法之行果在乎人而天固不可知邪自中包胥
爲勝天勝人之論而唐劉夢得交相勝之論與焉包胥猶以理歸天而
謂之爲不當然夢得之論則以人爲當然而直謂天爲不當然而然者
意愈歧而言益支噫天人之際非春秋之士所能識卯金何人而足與
于此春閒蘇長公之論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其論天是矣其論人
固其所指人耳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論天者求之其定之
時似矣抑不知其未定者乃其人有一二未定之時耳天人一理也世
寧有未定之理乎而人于我或不然者彼直一二不天之人耳天有此
理在天下曰公道人有此理在衆口曰公論公道或以一二人壞而天
下之大衆不可盡壞公論或以一二人廢而衆口之多終不可盡廢徐
而觀之天與人何嘗不定人何嘗勝天天何嘗勝人天人何嘗交相勝
耶此理也予近與林君汝桓言之汝桓易齋先生之子有家學者也
鄭公曉曰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言謂叩頭
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後遂嗾人訐告西楊之子稷稷竟坐法論

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以圖進用又力薦武功武功後竟置芳洲于鐵嶺武功與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總兵後亦置武功于金齒近日永嘉貴溪亦頗類此

程敏政曰淮陰侯佐高祖平列國取項羽天下之大功也而見殺于女主何進與袁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大忠也而見殺于寺人此後世君子所爲痛惜者也予獨以爲二人者亦自有殺身之道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福善禍淫之理相爲隱伏其見諸人者捷如影響之與形聲人但見其感應之遲遂以爲彼蒼蒼者若罔聞知殆所謂褻天者也以史考之酈食其不煩尺矢片甲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偉矣而淮陰嫉之自以己爲大將握重兵在外而功反出書生下遂進擊齊齊王以食其爲紿己也而烹之則烹食其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治孝桓董后積不能平而進以太后之兄爲大將軍執國政且惡董后之姪重其權勢與己同乃誣奏董后不宜居京師少帝許之進遂發兵圍董氏之宅收董免

宫俾之自殺董后亦以憂死則殺董重者非少帝乃何進也夫二人者嫉人之有功忌人之軋己必欲取而置之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譽幸死于牖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則二人者之死特假婦寺之守耳彼貪其與重何罪哉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二人者嫉忌之心一萌而殺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理蓋可畏矣嗟夫功過不相揜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而出之特以戒夫世之忌嫉者

張公時徹曰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道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又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翰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琢人之碑以爲碑毀人之墓以爲宅旣其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二氏爲然哉余鄉近有發張郎之之墓而墓都憲者又

發王太守之墓而墓憲副者殷鑒不遠欲以徼福可得乎

或問于張公時徹曰爲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爲惡而蒙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又何也曰天地有常位而有時乎塞也謂塞者其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有常明而有時蝕也謂蝕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腴田沃壤樹之五穀則生樹之蘭蕙則生樹之松栢則生樹之桃李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溉之也所因然也若磽田瘠隴則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擁腫拳曲木不中于材粃粺粗糲穀不登于豆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灌溉之不力也所因亦然也是故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磽田瘠壤也雖有昌焉者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仁也宋樂氏之以宋升降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晳之尸于同氏之衢也齊度封之殲于朱方也楚費無極與鄢將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

朱以功曰昔一士大夫自謂歷宦以來惟于山西斃一人于杖下常以

爲悔後其子會試夢一人教之攜某策入試則元可得矣且道其姓名
而去其老僕聞而止之曰是來報寃者也切不可信其子惑之卒以懷
挾敗事嗚呼一命之寃不免報復于數十年之久數千里之遠如此可
不畏乎因書之以爲世鑒
又曰聖祖曰爲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
爲之善韓昌黎曰天堂若無有則君子登地獄若無已有則小人入合
而視之而天之見定矣其所以警醒人心維持世道者豈淺鮮哉
又曰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語洩盡天人感應之機是以君
子必慎其所出
陳𡼏曰高郵一千戶者以公事之淮安時大風雨憚于湖行故往返遵
路其反也適沿湖隄望一舟覆焉一少年宛轉波濤中號呼良苦千戶
惻然憫之顧視一漁舫遽解其囊得金可十兩示其人曰幸往救彼以
此奉酬漁人鼓舫往救之至乃其子也迎其父來矣異哉某千戶救人
也乃得其子耶使千戶少有愛金之心卽殺其子不俄頃矣予因憶幼

時嘗側聞先太恭人言正德壬申七月大風雨海溢余虞地方沿海一夕水深一二丈許民居漂沒無算水少定乃多有駕筏撈取資貨因之致富者一夫探竿率水蔚適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載浮載沉而來手扶一笥持抵涯其人顧利其笥遂沉其女子已發笥視之乃其妻也庚帖宛然歸有日矣此人自謂殺一女子而利其有詎意乃殺其妻耶世謂積善之慶則餘鍾其子夫道之敗則延及其妻然或有忤而不合或驗而稍遲迺若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正殺其妻善惡之報驗于頃刻一念之間天道報施曾亦不爽于毫釐有如此二事者

陳絳曰友人李松御史巡按山東監嘉靖丁酉鄉試得一卷絕奇泚筆將批點之而蒼蠅忽集其筆端揮之輒來如是者三迺投筆嘆曰是生得無陰譴乎遂大書其卷曰此卷當得上第方咨且問而蒼蠅逵筆者三意鬼神艱之也吾敢違天乎遂不果開卷視之益都某生也續詢知其行多不法爲鄉里所苦行部之縣撻之十日庶幾悛乎後生次舉復中而不久亦死向者得之佟節齋君中僚友所談近事不妄

黃省曾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

又曰今夫園塵之相棲也䚗䟡之相次也其爲隣之物雖折一草木焉斃一雞犬焉人必責償之矣況下民者天之物也而貪人豪右日驅民于死者天其不責償之耶詩曰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

撫唐寧王嘗獵于鄠縣方搜林莽草際一櫃扃鑰甚固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姝問所自姓莫氏出衣冠家夜遇賊僧刼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生熊因納櫃中乃扃留草間時明皇方募極色王以莫氏姝麗卽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以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夜久腷膊有聲遲明寂然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姝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爲熊也明皇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太眞足樂矣而不知域

中之忽化爲胡也明皇能笑二僧後之人又笑明皇嗚乎人主其毋令
相笑無已也

往行

方希直先墓初有妖治墓乃見大蟒穴塚中生聚蔓廣腥穢偪人衆議
盡爇之是夜方公卽夢黑衣嫗拜懇言吾輩無損于公公將滅吾族幸
舍之當報德不然亦能報怨公曰奚報怨爲嫗曰公能族我我亦能族
公又曰吾舉族來懇矣公顧嫗後男女無限然竟不許明日語家人且
謂妖蟒乃爾正當除之因極力搜捕焚殺罄絕其夜聞山中哭聲後希
直不幸嬰烈禍亦滅族足徵矣

正統末年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上封事語多侵內侍
王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爲卿共祀忤上
下獄馬順榜笞璘使引球爲具藁本卽朝班中捽之出球不知所坐款
第曰若媚振死我我死卽訴上帝耳竟與董璘俱死獄中家人行求屍
順故縻之弗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孱困久矣歘起持順髮拳且

跳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不可俄而子死中貴人振以上北伐虜也先陷土木敗聞時郕王監國朝羣臣伏闕泣請籍振家并誅振弟指揮山海未報衆忿鬨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已須後命給事中王竑直前提捽順曰是非妖奸人黨耶衆趣前擊殺順須臾血肉墟起不可辨矣王恐乃下令誅山海籍中貴人振家因併籍順蓄藏金寶無算

天順丁丑承天門災岳編修正草詔罪已鯁切曹石相謂言奸邪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譖于上上命杖岳一百謫肅州室廬財產盡賜指揮季鐸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淨盡家人出門一一搜驗極其苛辱未幾上宥岳得還鐸亦得罪上曰季鐸家盡是岳物岳可自往悉取之岳亦據鐸門搜括如鐸以復昔怨岳初為儒臣其貲無幾何鐸家畜不貲皆歸于岳人以為報之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嫠嫂地基堡一間許其孤嫠莫誰何惟日夕焚香稽首籲天一日半空中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

以歸孤嫠至晚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事也良可爲欺孤虐寡者之戒

顧豫齋年甫弱冠病嘔血甚惚惚見一白髯老人自稱孫思邈云汝前世爲都御史誤殺千人厥明來索汝命盍焚楮千塊牲醴往西北方迎而止之病乃可治其母依言具楮祭夜復見其老來云今與汝一白丸子可卽吞之甫入口見香氣瀰室遍身出臭汗而愈且囑云後愼勿作都御史其地寃魂再生必爲所害矣已而官參政致仕晚年與丁五泓述之

武陵陳某昔父某故嘗遣家僮收債于後村某無償僮恚遽以手擲碗其面而譯之某心恨甚久之俱物故矣而陳某家有蓄犬頗馴一日突入隣翁家齧其女孩頭見血陳某以犬爽人爲鄰所訴遂擊殺之以謝夜夢人謂曰吾後村某也宿負公家穀六石業爲犬守六年償矣吾所齧隣翁女則翁之家僮以擲碗宿恨故報之今寃債業俱盡而故所貸注籍未銷願賜憐憫乃于父故篋檢之果得劵于敗楮中陳某子曰某

與龍伯貞子同年舉于鄉伯貞問面徵其事信然人嘗有貸于伯貞者或視其家無償置勿索曰宿負也余初入官揭楹聯云一來還債從前億萬年盡行自銷一來放債從後億萬年永不責償

王敬美記豫章米賤丁亥大侵米貴至七錢戊子春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買米一分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飢欲一飯而去其人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其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舂食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奈何遽自殞爲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以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忍私之遽持銀還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俱稍饒裕矣此得之俞邦相家書不虛嗚呼頻年飢饉而卒未聞上蒼有來年之

惠乃忽于豫章兩姓示異如此何耶然彼二人一善念而感天賜金今聞者亦足以勸矣

嘉靖十九年常熟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即昏次日天明始甦即備云我隨門神幷各處土祗至人家散疫指云某家因孝疫不及某家某家行善亦減數惡者多及之如此者二十日後一一如其言矣甫錢氏云死者四十三人程某無恙

雲南安寧州張碧塘當母臨娩時其父見所善趙道人入其室而生趙道人者故昆明屠兒一日縛母牛將屠之淬刃于水濱石因置焉而母牛之犢睨其側竊啣刃納石罅中若不忍母牛之屠者屠回索刃不得旁見者告之故不信以為誑己曰吾所節解無算犢何知乃能竊吾刃因復置刃石上而身隱以伺之見犢復竊刃如初乃大驚悔恨平生所為遂棄其屠而與牛俱往華山華亭菴口叩頭佛前懺甚力久之額顙肉隆隆起如瘤山下去溪橋取水約三四許道人以桶架牛背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為趙道人牛爭為汲水置桶牛復拽之而上供菴爨如是

二十年餘而道人故往來張長者家碧塘既生額有痕隆隆起如圓珠

登第歷官至都御史

陳良謨曰遞鋪市賈黃臻休寧人爲人質直謹愿在諸賈中不甚計利好行善事以救濟人見惡人輒搖手縮頸避之僅一子尚穉攜之以隨予愛其長者與之往來嘉靖戊子八月高塢石馬諸山水驟溢人畜溺死者無算余時臥病家居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桴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望遞鋪廛舍如木葉下須臾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張先生不任嘆息予獨不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死理張先生曰迂哉子也顏夭跖壽幾何可言天道哉余曰雖然論理之常父子決存其一須臾又一人報曰臻尚存其子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人報曰臻死矣子存予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言抱竹漂三十里遇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洶湧中逢舟人援以入舟是以父子俱無恙予乃笑曰信哉吾言乎張先生默然良久曰設使盆成括不死孟子之言猶信也

又曰東門顏六一鄉皆稱爲善人善人云年六十無子鄰有范醫官者亦君子人也嘗遘疾就醫于杭伻至自家問以鄉里伻曰對門顏六死矣范公大駭乃詬詈伻以爲誤傳伻來曰儂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洶洶東西走爲覓成木非死而何范公曰此善人且未有子可死之耶卽死當復甦伻竊笑之數日范公疾已而歸舟逢鄉人問曰顏六無恙否鄉人曰某日既死矣其家沐浴就殯撫其胸微溫聞其口鼻中斯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公乃自神其見遂造顏六言之曰丈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子六歲年六十七而終

長興有鄉民王某者素狡而横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既成券竟成半價放債則揩其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爲常人畏其横莫敢與爭惟飮恨而已無何暴卒隣家僱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某老官我卽隣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爲牛以償今煩召我子來令其措處奉之耳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凶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在何處牛不卽應其子咆哮怒詈主人且逞拳焉牛作

人言曰頃者爾來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毆人耶因歷述某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某償原契未還今在何處須一一爲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即踣地而死其子因贖回塋之事遂徧傳鄉里閭亡其名

永嘉菰溪徐四逆子也其母苦之籲天者屢嘉靖己酉八月辛酉四與鄉鄰酒件共會石埠祠雷雨驟作四與酒件牢閉祠門忽四不見酒件啓門四獨跪祠外溪水中不動面無人色酒件愕然至家詰其母乃知渠母曾以不孝訴尋爲懺悔歷二日空中始釋之今四年七十尚存

浪穹書手張奉習刀筆熟知境內田賦戶口其術能使連阡陌者空其囊無立錐之地家輒籍盈焉境苦其毒不敢言朝言而夕賦至矣奉尤工剝民之術境長吏至召問之刺刺以語既執手以歡終乃頤指惟命焉日敎長吏窮取吾民長吏有其三七歸奉家人號曰翼虎室呼之唐公龍廉其狀驅武豪縛之械至途厚賂縛者不許乃計逸去縛者追及之力不能制時野無雲欻然雷震于東奉斃于西腹若封五臟若刳人

覊不收狗彘棄焉

唐公龍參楚藩以分守行縣至公安縣有白教諭某儀觀修整獨鼻梁間横黑一縷如墨畫者然蓋晦色也教諭會試入京有太和山田道姑來縣募緣聞其妻素好善遂造其衙求布施乃捨銀一兩以教諭出名題疏仍與紵絲一丈納藩南去而同僚之妻過訪言及乃駭然曰此疏簿正本道上司出給者見之將謂儒官乃與道姑來往爲累不小奈何白妻急令人追尋不獲遂信以爲其夫之官自此休矣日夕快快于心比教諭下第回取此紵絲裁衣卻又剪動妻益不自安遂自縊死余適聞之以問知縣具道其詳且盛贊譽焉後撫院林二山公會議賢否册對余曰明年湖廣去一官必公安白教諭也此狗彘罪不容誅予詰問故公曰此人姦學吏之妻其妻有言遂勤令縊死予乃述所聞告之公沉吟問予曰不審前言得之何等人果君子也庸或可聽苟非其人請更訪之公乃皤然擊几曰是矣是矣即奮筆抹去其名下所註考語後白陞國子助教余轉官閩臬見二山公于莆公指隣家謂予曰此吳姓

者而爲公安訓導誘白教諭者是也平素心術不臧吾故因君言頓悟渠後陞萍鄉教諭乃亦爲同僚所譖罷歸過鄱陽湖舟覆僅以身免今且無聊矣

祝期生爲人猥薄好彰人之短有體貌不具者譏笑之姸美者疾毀之愚者慢侮之智者訐品之貧者薄之富者謗之官則訐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口瘡每作必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而又復刺之竟至枯而死故馬援戒子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其垂訓切矣

上海史鑄爲郡庫藏吏時丁倭亂出入多所乾沒無慮數萬金憲司廉其事屢逮之然數通賄于豪右不及于患黃景雲文偉中江西省元舉進士令上海聞而忿之知其故賊長也思所以甘心者每逮賊長必追正身至則稍寬刑責年餘人爭赴具追無避者及捕史史乃隨符至至則數其罪立杖百棍斃杖下黃退食後寢日見史立左右側呼隸人逐之隸人曰史已斃何逐也頃之升堂復見史立左右遂神思恍惚侵尋

病弱而終人以爲史鑄之報侵沒官銀史之死宜也而強死爲鬼卒能
仇天子之命吏何哉
孫淳齋世芳宣府人官翰林其舅某通北虜入寇父母妻子家貲罄于
兵火乃走京師謁孫孫不爲禮令就食逆旅明日復謁閽者不爲通舅
性悻直因數孫平昔負其家鞠撫恩怒詈不已與之食不食四日立死
于牆下死之明日孫見其形于沐盆中器物衣服悉顛倒擾亂不可禁
乃呼道士禳禁之稍安靜二年餘孫之南京爲副考試官出張家灣復
見其舅乃驚病臥舟中入闈竟死
山東省有一吏忘其名素狠戾剛強不屈偶以微眚逢憲司怒杖方三
四下尤毒駡詈憲司命增杖愈增愈駡杖數十竟死午餘憲司索湯濯
足此公平昔甚罕濯足每濯足必有奇禍是日濯足未竟忽眼目見前
吏又怒駡之隨吐涎左右扶上床身未安而死
某鄉細民胡姓者以捕鼈爲生他日雞翼卵出皆得鼈不踰時其人死
又湖山張氏有善張羅掩取獐麂狐兎之屬者一觸網往往罣足悲鳴

以斃其人止一子方壯齡梯樹取蕈偶壓樹枝足脛折如獐麂罣足狀
黃安皂口驛下四十里有舟子夜夢人來渡至皂口謝銀一錢覺而心
怪之天微明船艙內忽檢得紙包沾水猶濕開視之銀果如數而覓其
人不得忽林莽中有蛇昂頭若欲渡狀舟子曰求渡者汝耶可密伏後
艙無驚前艙秀才也蛇如言入伏少頃至皂口舟子以杖叩艙語曰渡
船若可上岸矣蛇以頭左搖舟從之左委蛇而去舟子停橈密偵蛇所
往時有修艌船隻工人在水次蛇忽從左浮水過窨內一人至死復轉
回叢莽中去舟子驚訝以為前生孽也蛇能浮水而見夢覓渡豈其故
示異以儆斃且銀又何從得也

梁僉憲昉弱冠登第令蕭山為御史明敏善法律遇獄囚輒捶殺之惟
妾生一子夜見數囚嬰金鐵木校相謂曰且侮弄其孩兒何如子倏不
見明日得諸民家又數日昉恍見數囚前扼其喉大叫數聲卒

江西有庠生陳姓頗負才名庚子赴江西省試學有□公祠祈夢多驗
陳私往禱夢神告曰爾祖商廣西時兄弟圍爐以掌心書殺字云何又

取償矣何前程也陳驚覺回寫得心疾且不知祖所犯促歸告其父乃
知果有謀則致富隱慝陳竟死而家日衰落
永嘉周守密以公正爲縣申明亭長同里朱氏子有嫠婦無子抱養異
姓幼孩曰守明其叔朱乙及子能守成利其產謀逐之訟于縣縣尹林
頗惑于糧里之言守密爲嫠力爭不能得乃令嫠具疏焚告于城隍背
負疏文日夜叩訴如是者五日嫠恍惚間見神降于庭臨訊其事取背
負疏文讀之點頭曰好耆老三日後聽分剖及期天陰晦雷鳴午後諸
惡少方會飲酒于大州橋上轟然大震乙父子斃于座褫其衣巾掛欄
間觀者咥駭于是林尹懼嫠乃得理守密歸家方抱孫未名因名感感
後登科善書能文志行亦卓越
劉衡山懋功嘗述雷震孔老人家事孔故劉同巷居者有女嫁而寡遺
孤始孩鞠于孔氏孔氏子通其乳母因與乳母謀是藐然孫者易斃耳
其產可攫而有也乃陰令所畜僮購毒至俟夜投之而以兒急驚諱明
則瘞之誰知者謀定時初昏雷忽轟然從霤自柱下震孔之子與童皆

死孤母方手其孤攝孤置几上乳母隨震屋柱亦折而鎮符儼然卷如軸無損也蓋隆慶四年五月間事

台州甘使君子開言安福劉旋字元卿居家與其黨講呂氏鄉約有某氏者陰爲大猾入而以小斗量出朘削鄉愚習爲薄惡約行欲與更始某氏頑不肯悛旋數及門曉喻欲積誠動之一日語未卒時天晴霽忽雷轟然震庭中攝出所爲大秤小斗者碎之某氏驚怖伏地不能起旋慰之曰是天之棄汝疾也第改行天更福汝矣又福建沙縣有富民甚慳無絲粟之施于人出貸入息算計見利不少貸人懷怨望而無他端適天微陰雷訇然下其室人各擊額一槌無脫者良久雷乃冲屋去凡被擊者額上有痕色血鮮人謂雷警頑慳若此

張伯起記里中有丁姓者戍籍也客遊燕市途遇一壯士與之結爲死交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姓省之盜云我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取來營救我給我衣食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得之丁利其滅口也以金賄獄吏斃之獄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大叫自言是盜大駡丁並述

爲丁所害故同舟人始知丁有負心事相與跪拜祈之云丁自害君與我輩無與今君殺丁于舟中重爲我輩累矣盍緩之鬼曰唯唯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甦及家三日忽復大叫仍述前語取鎚自落齒家人奪之則揚刀自傷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睛盡出血流被面觀者塡道予亦往觀之或問云汝旣有寃欲報何待三年鬼云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竟死所謂赦書蓋是時隆慶改元是也

遂昌士人劉合峯言其近處鄉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値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撐間愚者忽肚痛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俟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于危以自利卽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鄞縣有陸氏者奸而横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宮室苑囿

所餘唯嘉樹一木陸氏晚得子而喑數歲遊于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喑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敖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此鄭氏後身也非眞有輪迴如釋氏家說蓋天道好還無往不復人所不報天必償之若陸氏子所言則尤造化之神應非必眞後身也

妖術

前言

天啓三年職方司員外鄒維璉上言臣觀近日刑部主事談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臣切異其胸中必有數萬甲兵足以登壇專閫旦夕提一旅滅奴賊除凶雪恥在此一舉臣同官郎中王維讀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皇帝之勅旨調天闕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同官以爲難則曰一萬亦可同官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時做出一舉而復廣寧再戰而復遼陽果若所言朝廷何惜一萬之衆以蕩平門庭臣竊而使生靈苦于戍守軍國疲于轉輸哉但自古及今未有

使鬼役神能破賊以成功者臣敢歷數于皇上之前古者蚩尤作亂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帝與戰斬于涿鹿之野漢之張角晉之盧循孫恩元之韓山童劉福通俱以鬼神邪說燒香惑衆矣後竟敗亡國朝永樂時山東妖婦唐賽兒率衆作亂自稱佛母能剪紙人紙馬相戰旋即破滅近日山東妖賊徐洪儒亦以白蓮伏誅此皆借神說以倡亂者也其無成效已若此矣又有借神說以弭亂者宋時金人圍孫傅惑于郭京之說請選年命合六甲者七千七百七十七人謂以神術作法不獨可生擒金之二帥且可盡復已失疆土襲擊至陰山乃止其時又有劉孝竭等獻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大將之法皆類郭京所爲宋人信之及後金人攻城急郭京孝竭出城禦之皆敗走都城遂陷此非覆轍可鑒者乎夫選將不以韜畧而以鬼神則郭京孝竭宜可全宋而閉門修齋之主欽若誠能滅虜矣世寧有是理哉臣嘗謂兵家之事雖可肄習亦由天賦自古布衣登壇如呂望韓信世不常有餘如衛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則多起于卒伍偏裨積功累勞方爲大將然其人皆

絕人之胆智超世之才力未嘗屑屑著兵書况談神說耶夫趙括能讀父書不免長平之坑晁錯善言兵事不能當七國之變馬謖議論過人不能救街亭之敗又况役鬼使神而可濟于實用耶嗟嗟今時勢何狀乎白蓮妖賊所在見告正爲可憂廟堂之上豈宜先爲左道樹赤幟臣望皇上再勑謙益斟酌慎重揣度明時果有眞正將略不爲羊公之鶴而築壇推轂亦無不可臣恐天下後世笑舉朝之無人也

往行

李孜省江西南昌人初爲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義何冥以祈禱術見先帝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言官劾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司右通政賜金冠法劍各一圖章印記二曰忠直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採取符籙諸書以獻寵信日隆八月問官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驕恣有忤已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彭綱劾之皆被謫孜省益自肆遂幷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編修龍所與往來太常少卿張遜給事中袁昇工部侍郎談倫

主事王範翰林侍講學士焦芳修撰曾彥編修王敉司經局洗馬羅璟
禮部郎中劉紳員外楊棨吏部郎中鄭中宏兵部郎中周襲等並以次
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于是起致仕都御史劉敷爲
右都御史禮部郎中王璟爲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
郎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通政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
戶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守直張璞陳琬俱進品秩又採取
時論所推若學士楊守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李敏侍郎李嗣大理寺
卿張錦馮貫及吏部侍郎徐溥學士倪岳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宣通政
黃孔昭左都御史余子俊等皆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其口人亦
無敢言者矣孜省以罪謫戍邊衛遇赦當還太監蔣琮言孜省罪大不
當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至死

熊端肅浹任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時世宗信任乩仙勅建承天閣以
崇奉之公上言乩仙不足崇信宜黜之上大怒命錦衣衛官校押發原
籍爲民公于酷暑坐牛車暴日中官校督促幾死至河間知府某者遺

校金易以肩輿得還鄉隆慶改元賜少保諡端肅公

張宗伯惠嘗爲御史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福建人也病于池州公思其病必重乃至察院視之病果然矣遂留以視之日晚散步門僕曰此處有妖蛇來時如風聲公曰來時可報我知門僕懼且傷己不報公責之一日報曰來矣公挾弓矢出門至堦下望蛇連發數箭箭盡而蛇不下令僕隸取藁薦于樹下焚之良久蛇墮樹而下聲如倒牆公乃曰官得其人妖不爲害今縣有妖蛇必良吏也召貴池縣官笞之過沅陵見居民被火起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銜火公怪即爲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于江

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葉落地則笞汝矣于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

孔公鏞知都昌縣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鏡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視之乃巨木歲久

爲荇藻所結若鱗介然公火之妖遂絕

張莊簡公旦拜竈有家犬坐于竈上衆大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李少司徒嗣嘗爲福建右布政司使漳州有狂生得幻術辭後能人役草木邑吏上變藩臬議舉兵嗣曰討之是激其反爾單車往其家命縛以歸一省帖然矣

慈谿張公昺嘗令鉛山時有妖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呪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年歲以賣羊後羊死其人死矣以是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公至任期年老婦訴僧詛其子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卽貸其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望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既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了無傷而杖隸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呪杖者死復

呪其生吾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撼屋宇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語責褫其衣縛之以界方內寀僧股栗臨下墜一珠紅光閃鑠又墜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召同僚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我自死遂死公恐其詐使舁至獄中掘地埋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已腐矣又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他出遂馳詣其家縛歸用印于背後鞭之乃隨聲呼號竟死杖下

潘公塤字□□山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嘉靖初嘗參政慶陽時眞甯境中有女子年二十餘自稱九天聖母能先期言人禍福輒驗鄉人咸神禮之女子遂令衆爲立廟廟且成迺移居廟中遠近稱爲活佛就而禱祠者如市女子面黃形漸枯將不久死矣廟中迺以土木先肖其像公按部過其廟見人蟻集詢知其事遂呼女子考訊之女子忽如夢醒吐其故云家有樹朝陰在東夕在西嘗疑其異而諦觀之久之有綠袍人自樹巔而下自是如夢中有言不自知矣潘令毀其廟以其女子妻軍

士無妻者而去明年再至其處軍士與女子來謝已生一子矣

屠公大山字□□鄞縣人以進士初爲合州知州時有妖道士李爲蠱公掠治之且數百無損公曰彼能得我念輒備我以無念行之第輒杖如故道士遂暴死杖下

盧瑢字師邵□□人辛未進士歷官提學副使嘗巡按河間妖某子甲善幻術能剖腹出腸胃惴人乙則又能吐火燒民廬室民益驚畏求罔不獲或捕之輒脫校以逸殆不可方物君密飭各郡同日邏捕術窮皆伏其辜

湘潭令何起升富順人丙申蒞任謁憲臺于寶慶還過湘鄉水濱有傳舍風傳有妖人所憚入公獨留二豎子一廚子入居之餘從人皆宿外舍忽燈下隱隱見素衣女娉婷欲前公叱之侍者皆股栗方解臥且就寢內有針刺公足公不爲動第令豎子拔去已有針又刺公足創甚公怒起舉燭遍照無所有榻後有紙糊屏格因揭紙見白狐匿其中即拔取廚人刀去格欲砍之狐尚雙制公手廚人從旁得短棒連擊之公因

得倖手重砍以刀狐不能支斃明日以其皮付從人歸縣製以爲坐具

王世貞曰嘉靖四十四年先是湖廣黃岡縣民胡大順夤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乃僞造黃壽金書一帙稱爲呂祖所傳得之鸞筆且言而授大順三丸火丹用黑鉛取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卻疾不老遣其子玉玄隨妖人何廷玉齎以入京因道錄司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楹獻之藍田玉者原江西鐵柱宮道士以進秘法授官萬象同以扶鸞術侍上西內因交楹時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順意付托之田玉等遂以其書藥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然未明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爲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卻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或問妄將喚至諭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孳擾害或有所使然今大順可以仍用否階曰大順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玉尤甚覬妄自傳喚卽可類推至于扶箕若中外通同間

有准者否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今宮掖已久恐非由彼所致
且不能必其用後宮擾果息及不能保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繩之以
法之爲正也上悟乃報曰藍田玉無理之本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
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復言水銀非可服物
詐傳聖旨罪惡尤重置之不問往後羣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
大禍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藍田玉萬象等問狀
不知其奸由檻比錦衣衛具上獄詞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
曰則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其
機芽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乞聖明斷而行之上乃下順等法司令從重
擬罪檻具密疏置殿檻中伺間疏上前爲大順等申解上大怒付司禮
監拷訊具得田玉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玄俱論
斬錮于獄檻尋死獄中部臣請驗而瘞之上以逆囚當戮之于市怒該
司官吏不如法奏請致得自盡詔奪郎中方良曙俸二月該吏論如律

西園聞見錄終

哈佛燕京學社印行西園聞見錄予頗慫恿之因任校讎之役越八閱月始幸蕆事是書自是遂有傳本未嘗非枯寂無聊中一可喜之事西園此書志在兼采亦閒有失之眉睫者門目紛繁出入先後微傷淩雜大約聚集之功多于考訂觀西園他所撰述若疑耀若內閣書目非無體要斯乃較遜者殆書成晚歲精力衰謝不及細審稍失剪裁為可惜也然卷帙既富探討不窮語其所長蓋有數端凡所稱引博覽之士或有不悉其所從出者故書舊記散佚多矣猶賴此書以傳一也所錄奏疏多出邸報非今所恆見二也兵事踰三十卷建州方盛語焉特詳觸忌新朝所以終閟三也著一議論主張歧出者必備錄之以見持平四也尤足稱者著書本旨在以事存人以人存言自修己條目迄于齊家治平言行一貫合以求之雖復旁及幽隱怪異要以不倍聖人之教為本蓋世道衰微慨然有作非比空談拜獻也西園行事不彰獨沈德符野獲編頗致詆諆以為黷貨若就是書所錄觀其所志知德符之言有不必盡然者矣平心論之其書足傳茲所據者三山陳氏居敬堂藏本

嘉道間望坡尚書得之汪氏開萬樓者也傳至弢菴太傅已歷四世稱
海內孤本次則順德李仲約侍郎所藏殘本兩本得失相半竊欲則一
爲烏滿紙不可卒讀乃發他書互讎其無可讎者一字之誤必確知不
移然後是正否則仍之重複者汰之顚倒失次者釐之錯簡者移易之
首尾不具者闕之每思一誤恆竭累日之力傷時耗日歷寒暑而後成
其難如此然猶不能無誤則原書驟難盡得而思力有所不周故也同
校者曹生詩成儳餘十卷以事他往侯生仁之爲竟之予幸與其事因
識始末並舉其書得失大端世之人勿以一得遽譏古人則尤幸矣民
國二十九年四月鄧之誠識于風烟舊里